小朋友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1午夜血案(1)
- 第2节：1午夜血案(2)
- 第3节：2血迹(1)
- 第4节：2血迹(2)
- 第5节：2血迹(3)
- 第6节：2血迹(4)
- 第7节：2血迹(5)
- 第8节：3疑团(1)
- 第9节：3疑团(2)
- 第10节：3疑团(3)
- 第11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1)
- 第12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2)
- 第13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3)
- 第14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4)
- 第15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5)
- 第16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6)
- 第17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7)
- 第18节：5水怪之谜(1)
- 第19节：5水怪之谜(2)
- 第20节：5水怪之谜(3)
- 第21节：6肖像(1)
- 第22节：6肖像(2)
- 第23节：6肖像(3)
- 第24节：6肖像(4)
- 第25节：6肖像(5)
- 第26节：7一夜情(1)
- 第27节：7一夜情(2)
- 第28节：7一夜情(3)
- 第29节：7一夜情(4)
- 第30节：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1)

- 第31节：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2)
- 第32节：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3)
- 第33节：2命运的拐点(1)
- 第34节：2命运的拐点(2)
- 第35节：2命运的拐点(3)
- 第36节：2命运的拐点(4)
- 第37节：3扶不起的阿斗
- 第38节：4那些破事儿(1)
- 第39节：4那些破事儿(2)
- 第40节：4那些破事儿(3)
- 第41节：4那些破事儿(4)
- 第42节：5安全套事件(1)
- 第43节：5安全套事件(2)
- 第44节：5安全套事件(3)
- 第45节：6人善被人欺(1)
- 第46节：6人善被人欺(2)
- 第47节：6人善被人欺(3)
- 第48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1)
- 第49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2)
- 第50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3)
- 第51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4)
- 第52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5)
- 第53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6)
- 第54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7)

第1节：1午夜血案(1)

楔子

对在中国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人来说，二○○三年是注定要记入史册的。二月，"非典"疫情在广东乃至全国部分省市蔓延，我国的旅游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成为服务业中的"重灾区"。旅游业基本上处于"冷冻"状态，真正恢复还有待时日。

从二○○三年三月开始，三阳市的旅行社大都歇业了。悠游国旅也放假了，至于具体放多长时间，社里没有明确说明，只是答应每月给员工发六百元的生活补助。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放假的第二天，宋小宁出事了……

第一章导游小姐的寒冬

1午夜血案

悠游国旅放假的那天晚上，宋小宁和关之悦到一位朋友家里给朋友庆贺生日，待众人散席之后已是午夜一点多。醉意蒙眬的宋小宁行色匆匆地赶到男朋友周汉飞家，碰巧周汉飞不在，而宋小宁又没有他家的钥匙。

周汉飞家的地段其实算不上偏僻，就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杭州路上，但他家却在主干道旁一条三十多米深的小巷子里。头昏眼花的宋小宁站在周汉飞家楼下，昏昏然地从挎包里翻出手机，正借着昏黄的路灯光线按下周汉飞的号码时，她的背后突然蹿出了两个黑影。在宋小宁还没回过神时，她掌心里的手机已经被人抢走，而另一人则拉住了她的挎包。

宋小宁一阵心惊，虽然酒精把神经侵蚀得有些麻木，但她还是意识到自己遇上了抢劫。宋小宁回过头，她看到了两张凶神恶煞的脸，于是本能地拉着被他们拖住的包。也许是歹徒也有些慌乱，他们费劲地和宋小宁拉扯了好几下，还是没能抢走她手中的包。

"把你的包放下！"歹徒紧绷着脸，用阴森森的口吻命令道。

"你们凭什么抢我的东西？快把手机还给我！不然我喊人了！"宋小宁用双手死命地拉住自己的包，她已经顾不上害怕了。

"快松手，要不然我杀了你！"拉着包的歹徒气得扭曲了脸，他想不到眼前这个女孩竟然毫无畏惧之心，换了别人不被吓昏也被吓得尿裤子了，这年头只有活得不耐烦的人才会跟小偷过不去，他愤怒地冲着宋小宁低吼。

也许是酒真的能壮胆，宋小宁听后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大声地呼叫："救命啊！抢劫啦！"

夜太深了，小巷里早已看不到一个人影，两旁静寂的居民楼也没有哪一户人家亮起灯。宋小宁的求救声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回应，反而激得歹徒恼羞成怒。

宋小宁呼救的话音刚落，抢手机的那个歹徒马上露出凶残的目光，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伸手就朝她的腹部捅了一刀，还不解气地骂道："我让你叫！"

血，顺着刀柄流了出来，然后滴落在地上。宋小宁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涌向全身每一个细胞，她无力地松开了那只抓着包的手，刚才还握住手机的手条件反射地捂住了不断流血的肚子，弯下腰蹲在地上。

第2节：1午夜血案(2)

"叫你硬！看你松不松手……"面目狰狞的歹徒一边继续恶狠狠地骂着，一边又挥起了刀，往宋小宁背上连刺了两刀。

宋小宁再也叫不出声了，她只是侧过身瞪着凶徒。另一个歹徒可能是担心会搞出人命，他拦住了还想挥刀的兄弟，两个人飞快地消失在夜的黑幕中。那个挥刀的歹徒骂骂咧咧的声音，仍然回响在宋小宁的耳边。酒真是好东西，不但可以解愁，而且还能够镇痛压惊，这个时候的宋小宁真应该感激白酒的度数，身上挨了三刀的她像棉花一样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可是她现在却丝毫不觉伤口的疼痛了。只是血还在胸前背后流个不停。

三月午夜的冷风乍起，宋小宁的脑子被冷风吹醒，她使尽全身的气力支撑起自己的手臂，然后艰难地拖着受了重伤的躯体一步又一步地挪到了小巷的出口。血，透过并不厚的衣服，染湿了身体下的水泥地，她顽强地爬到了街道中央……

"我不能死……我要挺住……"趴在地上的宋小宁早已是血肉模糊，她默默地念叨着，期待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束刺目的灯光迫使挣扎于昏迷边缘的宋小宁睁开了眼睛。车停下了，车里的人也出来了，宋小宁感到有人向她走近，她这才像看到了希望似的放下了心。这会儿的她，已经听不到别人的呼唤，因为她已经支撑太久了，没力气了。

那殷红的血吓坏了的士司机。的士司机慌忙弯下腰，他先是在宋小宁的身边"喂喂"地叫了几声，但宋小宁没有应答；他接着又轻轻地摇了摇宋小宁的手臂，仍是没有一点反应；最后，他把两个手指伸到宁小宁的鼻子前，感觉到还有轻微的气息。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宋小宁抬到出租车内，用最快的速度开车朝医院方向飞驰而去……

宋小宁就是这样被送到了医院，医生向的士司机了解了大致情况后，立即对这位姓名和身份均不详而且没有亲属陪同、没有交住院押

金、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的女孩展开了救护工作。午夜的医院里，似乎没有人留意，救宋小宁的那位好心的司机把她送进急救室之后就离开了医院。

第3节：2血迹(1)

2血迹

周汉飞是午夜两点多回家的，开着车的他并没有注意到路面上的血迹。驾驶座的右边坐着一位穿着深蓝色套装的年轻女子，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丝巾，这是三阳市移动公司的标志性服饰。女子名叫林若，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她是移动公司的一名员工，也是周汉飞的同事兼朋友，今天特意让周汉飞去接她。林若化着淡妆，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她不时侧过身和开着车的周汉飞说笑。

车子驶进了小巷，在自家楼下熄了火。周汉飞和林若同时下了车，林若从车内取出了一个小行李箱，在周汉飞关车门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地面，惊恐地说："汉飞，你看这……是不是血？"

周汉飞关车门的手停了下来，他顺着林若指的方向往下看：昏黄的路灯下，斑斑的血迹依稀可辨。周汉飞快速向林若走近，之后警惕地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他弯下腰来，用手指沾了沾地面上的血迹，血还没有干！他躬着身体再次扫视周围，还是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只是在视线范围内，血迹一直在延伸。家门口还有一摊血迹！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周汉飞心里涌起，他站起身来迅速打开家门，然后提着林若的行李箱把她推了进去："你先上楼，记着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

"你要去哪？"林若立刻紧张地问道。

"我去找一个朋友，今晚可能不回家了。"周汉飞已经心不在焉，没容林若再多问，就匆匆地关上家门。

周汉飞此刻的不祥之感来源于宋小宁，她经常和朋友玩到深夜，然后跑到他家过夜。关上家门，他第一反应就是拨打宋小宁的电话，可是对方竟然关机！周汉飞的手心顿时渗出冷汗，他惊恐：难道出事的是她？！他必须马上找到她！周汉飞再次钻进车里，他迅速地发动车子掉过车头，再慌张地把着方向盘驶出巷子。车灯撕裂了令人焦躁

的夜幕，光线把前方的路照得通亮，周汉飞看到在小巷和公路的交汇处，又是一摊殷红的血迹！

十多分钟后，周汉飞来到了悠游国旅女子公寓楼下。由于旅行社放假，宿舍里显得很清静，周汉飞敲了好久门才有人开门，他顾不上深夜造访的不良影响，径直上到宋小宁的宿舍。和宋小宁同一个宿舍的张慧认识周汉飞，她快言快语地说："宋小宁昨晚七点多就出去了，现在还没见她回来，你打她的电话呀！"

"打过了，但关机了。她今晚去了哪里，你知道吗？"周汉飞仍然不死心，他希望能从宋小宁同事的口中得知她昨晚的确切行踪。宋小宁没有带团，而且家又在千里之外，除了公寓和他家，她还能在哪过夜呢？

"她洗完澡就出去了，没说去哪里。"张慧回答。

"这样吧，宋小宁回来后，你让她打个电话给我，不管多晚都要打，我等她的电话。"周汉飞很认真地交代张慧，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好的！"张慧应答，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周汉飞大半夜的还来找宋小宁，她心里特别羡慕宋小宁有这样一个男朋友。

周汉飞下了楼，正要消失在楼梯拐角的时候，张慧叫住了他："嗨！你等一下！"周汉飞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看到张慧正在楼梯的扶手边探着头说："宋小宁应该和关之悦在一起，你打关之悦的手机问问，你有她的手机号码吗？"

对呀！刚才怎么没想到！关之悦是宋小宁最要好的朋友，两人还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当初就是她把宋小宁介绍到悠游国旅的。不过关之悦平时并不住在悠游国旅的女子公寓，她的未婚夫孔凡就是三阳市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孔凡那边住。想到这些，周汉飞感激地对张慧说："有，谢谢你了！"

第4节：2血迹(2)

上了车子，已是凌晨三点，但顾不了那么多了，周汉飞思索片刻还是拨了关之悦的手机。还好，关之悦没关机，只是过了好久才有模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你好！"

真不愧是悠游国旅的总经理助理，这个时候接到电话仍然中规中矩地以"你好"开头。宋小宁也是这样，深夜接到客户的电话仍然毕恭毕敬，似乎电话那头就是她的亲爹亲娘！这让周汉飞相当不满，他认为，下班之后的时间就完全属于私人时间了，有什么天大的事非得半夜打来说的?

可是现在，周汉飞真有天大的事儿，在听到关之悦的声音后，他直接进入主题："小关，宋小宁和你在一起吗？"

"她不是去了你家吗？"关之悦反问。

"她没告诉我啊！我到机场接一位同事，两点多才到家。打她的电话关机了，到宿舍去找也不在，这个时候她会在哪儿啊？"关之悦的话让周汉飞更加恐惧，他很害怕……

"有一个朋友过生日，一点多才散的。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要到你那边去的呀！"关之悦说。

"小关，我感觉到宋小宁可能出事了。在我家的门口有一摊还没有干的血迹，血一直顺着小巷流到公路上，会不会是宋小宁……"虽然周汉飞的心里面一万个不愿意把这事跟宋小宁联系起来，但他还是忍不住向关之悦说明了他此时内心深处的忧虑。

"啊！"原本还睡意蒙眬的关之悦瞬间清醒，她本能地打了个冷战，该不会是出事了吧？"现在怎么办？报警？"关之悦接着问。

周汉飞没有直接回答关之悦的问题，他觉得有些事情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小关，你……现在方便出来吗？"

这个时候，宋小宁的安全也让关之悦放心不下。她觉得不管宋小宁过得好与坏，都与她有着间接的联系。三年前，就是关之悦把宋小宁引荐到悠游国旅的，在到悠游国旅之前宋小宁就职于本省某知名景区。同是身在异乡，两姐妹更加相惜相怜，所以当周汉飞提出这个请求后，关之悦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我开车过去接你，到了再打你的电话！"周汉飞说完就挂了电话，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接到关之悦，因为他需要一个人来分担那种莫名的恐慌。万一，出事的就是宋小宁，他一定非常的内疚，为什么今晚就没想到要给她打一个电话？为什么没给她一把家里的钥匙？

哪怕周汉飞悔得肠子都青了，也无济于事。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发明后悔药，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关之悦会合，两人一起想办法找到宋小宁。想着心事的周汉飞连闯了两个红灯也未觉，十分钟便赶到了市电业公司住宅楼，也就是关之悦未婚夫孔凡的住处。

第5节：2血迹(3)

关之悦早在门卫处等候了，未婚夫孔凡陪着她一起下来。周汉飞的车刚在门口停稳，关之悦就飞奔过去，孔凡紧跟其后。待关之悦上车后，孔凡建议："汉飞，我看还是报警吧！"

"嗯！我这就去派出所，之后再和小关到宋小宁常去的地方找找。"周汉飞说。

"那你们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孔凡说。

"好的，知道了。"周汉飞应着。

车开走了，他们要赶去离周汉飞家最近的城南派出所。值班的民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但还是很耐心地边问边记录周汉飞说的情况。当周汉飞请求派出所出警寻找宋小宁时，马上就被拒绝了，民警说失踪四十八小时才符合出警的条件。

"可是，我家门前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那是还没有干的血迹！一定是有人发生意外了！你们总得过去调查清楚吧？"周汉飞着急地说。

"你确定是人的血迹？"民警追问。

"大半夜的，难道是杀猪流下的血啊？而且，我家附近没有屠宰场！"周汉飞有些气恼了，他激动得站了起来。

"你这位同志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了解情况是我们立案的前提，我知道你担心朋友的安危，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只是你单方面的主观猜测。如果你确认是人的血迹，而且是大面积的，我们会立即派人取证。"年纪稍大的民警虽然对周汉飞的话感到不满，但还是耐下心来解释。

"那你们什么时候去？"周汉飞执拗地问。

"二十分钟后到。"民警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后肯定地回答。

"那好，我们先走。"周汉飞说完就向值班室的门外走去。

"哎，同志，请你留个电话号码！"民警想叫住周汉飞，但他已经走远了，跟在他后面的关之悦折身返回，在做口供记录的本子上飞快

地写下周汉飞的手机号码。

重新坐回车子里的两个人，再次失去了寻找的方向。周汉飞再次拨打宋小宁的电话，依然是关机提示，她到底去了哪里?

关之悦在关键时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周汉飞，如果在你家门口出事的人没有死，你说最有可能在哪里？"

"呃……医院啊！"周汉飞脱口而出。

"对！就是医院！我们到医院的急诊室去找！"关之悦兴奋地说。

"可是……三阳市的医院这么多！"周汉飞有点儿迟疑。

"但这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了！我们一家一家地找，就不信找不到！"关之悦马上接过周汉飞的话，确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那好吧！我们就从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找！"说罢，周汉飞发动车子，向第一人民医院方向疾驰而去。

踏进医院的那一刻，两个人的心情都异常复杂，周汉飞和关之悦一方面不希望在医院里找到宋小宁，另一方面又迫切地想知道她的下落。医院的灯，亮如白昼，急诊科里虽然没有白日的繁忙，但还是不时地有人出入。他们来到急诊室，问值班的医生刚刚有没有收到受伤住院的病人，得到明确答复后，又问是不是女子?之后又描述起宋小宁的外貌特征。

第6节：2血迹(4)

"在急救室里有两名刀伤的病人，但现在你们不可以进去，你们在窗口外看看是不是。"值班医生很客气地说，还用手指了急救室的位置。

"嗯，谢谢您！"关之悦兴奋地道谢。

周汉飞和关之悦来到急救室，两人把脸贴到玻璃上往里面看，看到里面有两张病床，上面躺着缠着绷带的病人，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着，脸上的表情极其难受。关之悦几乎是在看到的那一瞬间就扭过头，她实在想象不出制造这种伤势的那种血腥场面。而周汉飞仍透过玻璃窗细细地辨认，他要确定宋小宁到底在不在里面。

"走吧！我们到下一家找！"周汉飞像是松了一口气，他轻轻地拍了拍关之悦的臂膀，像是给她某种安慰，更像是寻找力量。

周汉飞接着又驱车赶往第二人民医院，这家医院的位置比较偏僻，车子行驶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这里的急诊科此刻十分安静，值班护士告诉他们，这两天医院都没有接到伤员。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仍没有宋小宁的消息。在赶往第三人民医院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在三阳市，大大小小的医院不下十几家，但最出名的综合性医院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人民医院，如果在第三人民医院还找不到宋小宁的话，他们地毯式的寻找行动估计得停止了。虽然第三人民医院是一间大的医院，医德和医术在三阳市市民眼中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医院的门诊部和住院部是分开的，且相隔遥远不甚方便，所以这家医院并不是市民就医的首选。

于是，两人的心情竟然有了些莫名其妙的放松，也许宋小宁根本就没有出事，她有可能是临时决定到某一位朋友家过夜了。至于为什么关了机，一是手机可能没电了；二是可能是生周汉飞的气故意关了机。谁说家门前的那些血就非得是宋小宁的不可呢？出事的就不能是哪个倒霉蛋吗？

这时候，周汉飞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宋小宁打来的，因为只有她才会在凌晨打他的电话。他的脸上立刻浮起了笑容，他竟然看都不看来电显示就接了，急切而温柔地问："宁宁，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有一个男中音响起："请问，您是周汉飞先生吗？"

笑容顿时在嘴角凝固，他听出来了，电话那头就是派出所的那个民警，他也顿了好一会儿才说："是的，我是周汉飞，请问是不是有消息了？"

民警这才接着说："我叫郑千重，根据你到我们派出所举报的案情，我们立刻到你家门口采集了地面上的血迹，这确实是人的血迹，血型为AB型。我们初步判定这是一件凶杀案，并且已经在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找到伤者。伤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由于伤势过重还在昏迷当中，且无任何物品辨明她的身份。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你，你要找的朋友是否符合上述特征？如果是，请你马上到第三人民医院确认。"

第7节：2血迹(5)

听到这，周汉飞猛地踩了刹车，由于事发突然，关之悦的上半身差点蹦出车窗，周汉飞的手还举在耳边，但手机不知什么时候已跌落到座位上。关之悦也听了个大概，心里非常的难过，不知如何安慰周汉飞。

跌落在周汉飞座位上的手机听筒里还传出郑干警的声音："喂！喂！周先生，你还在听着吗？"

周汉飞还在失神之中，关之悦捡起手机放回他的手中，他才回过神来，他说："哦……我这就过去。"

郑干警说："好，我等你。"

周汉飞挂了电话，将手机扔到座位上，猛踩油门向第三人民医院疾驰而去，他的手机发出淡蓝色的光，机身通体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零件，这部特殊外形的手机就如他的主人一样醒目。周汉飞毕业于名牌大学，年纪轻轻却已是三阳市移动公司的技术总监。三十岁的他已有一栋四层的小洋房，最近还买了私家车，是三阳市极有前途和钱途的青年才俊之一。

虽说关之悦认识他的时间不算短，但一直没什么深交。直至今天，关之悦才真正地了解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她觉得此刻非常羡慕宋小宁，有这么一位优秀男人深深地爱着她、关心她。

突然，沉默着的周汉飞侧过头问关之悦："小关，宋小宁是AB血型吧？"

"是。"关之悦隐隐感觉到周汉飞的语气有点儿怪，但又说不出怪在哪。

"我记得，她说过她的血型，她说AB型血比较少有，所以她每年都去献一两次血。"周汉飞像是自言自语，"我觉得你们做导游的特别辛苦，一年到头奔波在外，也没什么假期。刚因为"非典"放了一次长假，可宋小宁偏偏又……"

"也不一定就是她啊！"关之悦心虚地说，她觉得自己的话很没说服力。

"嗯……她应该不会有事的！"周汉飞脸色凝重地说。

两人不再说话，周汉飞专注地开着车，关之悦愣愣地看着前方。五分钟后，车子驶进了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

这一次，关之悦不想下车了，周汉飞特地绕过来为她打开车门，他冷静地说："下车吧！不管事态如何，我们都必须面对现实。"

"嗯。"关之悦毫无意识地应了一句，她的脑子完全乱了。

第8节：3疑团(1)

3疑团

凌晨四点，外面很黑，医院大院里却仍旧亮如白昼。灯光投在高大的树上，拉着变形的影子显得格外阴森恐怖，有风吹过，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某种诡异的交谈声。

外科设在四楼，派出所的郑干警和另一位穿着警服的同事正端坐在抢救室门前的长椅上。出了电梯，周汉飞基本上小跑向前。看到周汉飞，郑千重立刻站了起来。

"郑警官，人呢？"周汉飞问。

"在里面。"郑千重指了指前面。

周汉飞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正欲推门而进，不料郑千重的同事快速地用身体把门挡住了："医生刚刚为病人包扎了伤口，病人现在情况很不稳定，医生交代暂时不允许探望。"

"我是来认人的！"周汉飞几乎是嚷了起来，他使出全身力气试图推开挡在面前的这个人，无奈对方却纹丝不动。

旁边，站立在抢救室窗前的关之悦开始轻声哭泣，她绝望地说："周汉飞，真的是宋小宁啊！"

周汉飞从窗口望进去，只见抢救室内只有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五官极其精致，只是脸色煞白。病床的两侧，架着几台说不上名的仪器，宋小宁的两个手腕都扎着针，一只手在输液，别一只手在输血。她的手臂上有几处很明显的淤痕，在小腹的位置还沾满了鲜血。她的衣服没有被换下，浅色的牛仔裤上有大块大块暗红的血迹，膝盖的地方已磨损。

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成了现实，周汉飞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僵硬，他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伤者是你的朋友？"郑干警来到关之悦的身边，问道。

"是的。"关之悦轻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关之悦。"

"你能配合我们做个笔录吗？"

"嗯。"

"伤者叫什么名字？"

"宋小宁。"

"什么时候出生？"

"1981年10月15日。"宋小宁的生日，关之悦记得很清楚，她们考导游证的那会儿，恰好碰上宋小宁的生日。那次考完试后，周汉飞还请她俩到酒吧唱歌。

"她的家庭地址？"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高平市人。"关之悦停顿了一下，虽然宋小宁说过她父母的工作单位，但却没有告诉她家庭地址。

"那她的工作单位呢？"

"三阳市悠游国旅。"

……

郑干警问了很多，关之悦都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她还把昨晚和宋小宁分手之前的事都详细地说了一遍。

"你们分手的时候，宋小宁身上带着什么物品？"郑干警停下手中的笔，看着关之悦问了一句。

"她带着一个淡紫色的挎包，里面除了手机、钱包外还有其他东西。"关之悦对宋小宁的情况非常了解。

"她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139××××××××。"关之悦报了一串数字。

"小虎，你打电话回局里，让人先把这个号码监视起来。"郑干警转身对那位同事说。

"我已经让我的同事将这个号码锁定起来了，只要有人用这个号码拨打或接听，我们就能立刻查出他的具体位置。"一直沉默不语的周汉

飞开了口。

"哦！我差点忘了你是移动公司的了。对了，关之悦，据你平时了解的情况来看，宋小宁是否跟人结过仇？"郑干警接着问。

第9节：3疑团(2)

"我……不太清楚……"关之悦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她的语气变得犹豫不决。

关之悦的细微变化引起了郑干警的注意，也许这里不方便说话?郑干警环视四周，对面的护士工作区有好几个埋头做事的护士，走廊里偶尔有一两个病人家属进出。郑干警合上本子站了起来，他交代同事守着宋小宁后，便走到关之悦身边轻声说："关小姐，我们出去走走！"

"嗯！"关之悦抹了抹眼角的泪水，跟着郑干警出了病房。

"你也是导游？"在电梯内，郑干警突然问道。

"是的。"关之悦应道。

"家在三阳市吗？"

"不是，我家在外地。"

"哪里呢？"

"这跟案情有关吗？"

"哦！没关系!"

关之悦的这个反问让郑干警哑然，她的机警和沉着让他改变了以往对导游小姐的某些看法。

郑干警带着关之悦下了楼，来到急诊科后停着的一辆警车边，他打开车门，示意关之悦进去。关之悦上车后，他坐到驾驶座上，然后开门见山地问："宋小宁平时与人结过仇？"

"工作上的算不算？"关之悦没有直接回答。

"嗯，当然算了。"郑干警肯定地说。

关之悦把整个背贴在座位上，她双手反复地揉搓着，她没有正视郑干警，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去年十一月，我们旅行社外联一部的经理曾国平签到了一个新马泰港澳四飞十二天的豪华考察团，名单上列出的全是卫生系统的领

导，团队一共是三十七人。当时我们旅行社收的团费是每人一万一千五百元，签合同的是卫生局的李副局长，带队的也是他。曾国平在签合同之前跟李副局长私下约定，李副局长的团费全部免收，而且还要按团队的实际人数回给他每人一千五百元的"辛苦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扣，共五万五千五百元。

"团队出发之前，曾国平到财务处领了这笔钱，说是要返回给李副局长。本来社里早有规定，像这种大额回扣必须由两个人送去的，但是曾国平事先已经跟我们旅行社负责人蔡总说明，说李副局长不想此事有第三个知情者，而曾国平又是部门经理，蔡总就准予他单独去送款。

"给回扣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好叫别人写收据的，所以财务根本不可能得知曾国平到底有没有把钱给了李副局长。这个团的护照和签证办理都很顺利，团队于今年元月二十号出发，是我们悠游国旅金牌导游宋小宁带的团，她也是我们社的导游部副经理。

"本来这个团队操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到了最后一站，也就是澳门。在葡京赌场，李副局长一下就输掉了换来的四万元港币。当时宋小宁曾上前劝阻，让他及时收手，可他想翻本，没想到却越赌越输，最后一共输掉了十一万元。他的豪赌行为让几位医院的领导很是反感，加上这个团本身收费就偏高，大家就认为他一定是收了不少回扣，只不过李副局长是他们的主管领导，有想法的人都不好明说而已。

第10节：3疑团(3)

"赌输了钱的李副局长心情极度不爽，加上有小部分人开始不听他的指挥，于是，李副局长便把气往宋小宁身上撒，他指责这是宋小宁合着旅行社强行把团队带到葡京赌场。有一次，李副局长喝多了几杯，就拉宋小宁到他的房间，说曾国平还欠他一笔钱。

"其实，进葡京赌场参观是在出发前行程上就安排有的，至于团友赌不赌并无强制要求。所以，这件事和宋小宁无任何关联。回来后，宋小宁还是及时地把这事向蔡总做了详细的汇报。后来，三阳市旅游局局长打电话给蔡总，说是有某位领导投诉悠游国旅，意思是旅行社让党员干部纵赌。经过了解，投诉的这个人并不是李副局长，他不可能自己咬自己的尾巴，因为他收了我们的大额回扣，如果传到纪委那里估计他的官位也难保了。

"虽然说这件事的责任并不在旅行社，但考虑到那个团队成员都是卫生系统各个单位的领导，也是日后我们旅行社的财神，为了息事宁人，蔡总还特意请了李副局长当面赔罪。事情也就了结了，至于蔡总用了什么方法，大家并不知晓。但是，曾国平却被开除了，原因就是他私拿客户回扣。

"曾国平在离开悠游国旅时，曾跑到宋小宁的办公室当众骂她，他指着宋小宁的鼻子说是她在背地里使坏，给他穿了小鞋。他还警告宋小宁，说以后有她好看的。"

关之悦生怕郑干警误会自己添油加醋，因为她是宋小宁的朋友，于是她补充说道："后面的这件事情好多同事都知道，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在场。"

郑干警点点头，半晌，他提出了另一个疑问："曾国平给李副局长回扣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尽？"

关之悦赶紧解释说："因为我是总经理助理，社里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你说的那个曾国平，他现在在哪？做些什么？"郑干警转回正题。

"他是二月初离开悠游国旅的，现在应该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家就在三阳市。"关之悦回答。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郑干警问。

"135××××××××。"

"谢谢！你今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案件应该很快就能侦破。"郑干警认真地说道。

"我倒不希望这事是曾国平干的。"关之悦说话时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为什么呢？"郑干警不解。

"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同事，他曾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说的那些话也许只是一时冲动，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关之悦表情复杂地说。

第11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1)

4情陷市委秘书长

那天凌晨，大家在医院里做了不少事情。先是周汉飞通知移动公司的同事把宋小宁的手机号码采取短期监视；关之悦也分别给宋小宁的父亲和悠游国旅的蔡总打了电话通报此事，而派出所的郑干警决定上班后就到局里汇报案情，调整侦察范围。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派出所的两位同志回去了，抢救室外面只剩下周汉飞和关之悦。宋小宁还在昏迷之中，期间护士换了两次药水，关之悦问伤者情况，护士说要等到早上八点医生上班会诊后才知道。

一夜未眠的周汉飞斜靠着抢救室门前的长椅睡着了，忙了一个晚上的关之悦这才想起给孔凡打个电话，于是她轻轻地走到外科走廊的尽头，之后才按下一组数字。

电话接通后，关之悦简短地说："宋小宁出事了，昨天晚上被人捅了三刀，现在正在第三人民医院抢救。"

电话那头，孔凡急切地问道："啊！她没有生命危险吧？"

关之悦神色黯然，低声说："现在还不知道，还在昏迷中。"

孔凡接着问："你们报警没有？"

一夜未眠的关之悦已经非常疲倦："报了，那先这样，我挂了，有什么事再联系你。"

七点多的时候，三四位医生推开了抢救室的门。

关之悦和周汉飞马上跟了进去，她看着医生们轻轻地翻开包扎好的伤口，那已经凝固的暗红色的血迹马上使她眼前一阵眩晕。而此时，宋小宁的身体突然轻微地动了一下，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关之悦激动得掉下了眼泪，至少这让她感到宋小宁还活着，还有生命的迹象。

在进行一番检查后，一位医生说，虽然没伤到宋小宁的要害部位，但那一刀仍然给肠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需要马上动手术清理肠

道上的创伤以免伤口感染。医生让他们赶紧交住院押金并联系宋小宁的家属，因为必须有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

在周汉飞下楼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关之悦突然在走廊里看到戴着口罩的一男一女，女的手里面还捧着一束鲜花。待人走近了才认出是张慧和旅行社的蔡总，尽管口罩遮盖住蔡总的半张脸，但他那风流倜傥的英姿依然令人侧目。是的，在这个有着三百多名员工的悠游国旅，蔡总的风流是人尽皆知的。悠游国旅号称三阳市美女集中营，其中那些一等一的美女基本上都曾经和他有过一段情。蔡总风流成性且出手大方，那些和他有染的过气美女最后都会得到十万八万的分手费。三十多岁的他目前还是钻石王老五，偶尔出现一两个被悠游国旅背地里喻为严重脑残的美女，还宣称和蔡总之间是真爱而不要这笔分手费。然而，只有关之悦明白，蔡总的真爱只给过一个女人，一个才华横溢的神秘女人。其实，这一两位"个性"美女并不清高，因为她们早已从蔡总那里得到其他方面的好处了，比如频频地分配到一些境外旅游团……

见到关之悦，蔡总关切地问了一些宋小宁的情况，然后和张慧进抢救室看望宋小宁。出来后，蔡总递给关之悦一只口罩让她马上戴上，说现在正处于"非典"时期而且又在医院里，有感染的危险。关之悦勉强地接过那个白色的口罩，如果不是蔡总递过来，估计她连接都不会接。

第12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2)

"戴上！"蔡总早知道他这个助理是个倔犟的女孩，但还是用命令的语气要关之悦戴上口罩。

"嗯。"关之悦应了一声，但仍是拿着不动。

"嘿嘿！在这种非常时期还这样有个性！"蔡总没有生气，他的脸上反而浮起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他的笑总有一股独特的韵味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女孩们。确实，美女们爱上的并不全是他的财富，他还是一个很有才情的男人，能熟练地说英语和日语，能写漂亮的毛笔字，还能弹吉他。凭着卓绝的智慧混迹于官场、商场，甚至和政府部门的那些高官们称兄道弟，他是旅游界的一匹黑马，三阳市旅游界的一个小皇帝。

蔡总接着说："小关，今天晚上跟我到泰都大酒店吃饭。卫生局的李副局长调到药品监督管理局任局长了，今晚我请他吃饭，还有其他的几位领导。"

在宋小宁生死未卜的时候还要让她去陪领导吃喝，关之悦心里十分不满，于是她说："那宋小宁呢？我走了谁来照顾她？"

"有张慧在嘛，晚上六点我接你。"蔡总不容分说。

"那……好的。"关之悦为不得罪蔡总，只好答应。

陪人吃饭，这是关之悦的工作职责之一，也是关之悦最讨厌的工作之一。蔡总走后，关之悦这才记起今天是孔凡母亲的六十大寿，孔凡在两个星期前就告诉她了，今天要到他母亲家吃晚饭。可是关之悦宁可在外面陪陌生人吃饭，也不想去孔凡家和他的父母吃。

说起孔凡的父母，关之悦的心头总有解不开的疙瘩。孔凡是高她一届的大学校友，大学毕业之后她应了孔凡的再三请求来到了三阳市，那时刚好碰上市里招考公务员，孔凡就带着她到人事局报考了检察系统的公务员考试。后来，关之悦果然不负孔凡所望，笔试和面试结果都名列第二，当时检察院录用名额有五个，孔凡满以为以第二名

的成绩加上任市文化局局长的父亲的帮助，关之悦可以顺利地成为三阳市的一名检察官。

可是孔凡父亲一直对关之悦不冷不热的，孔凡请求父亲帮关之悦疏通关系，可是父亲却说有真本事肯定进得去。没想到关之悦最后却被刷了下来，原因竟然是本地户籍的考生优先录用，在报名的时候可没有说明这一条呀。关之悦得知这个结果后气得病了一场，而孔凡也十分愤慨，公务员考试的潜规则父亲自然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当时他肯向人事局或检察院打个招呼，关之悦进检察院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

这事成了关之悦的一个心结，也成了她一次又一次拒绝去孔凡家的理由。真要说起来，这事还没完呢！那次公务员考试失利后，关之悦通过应聘进了悠游国旅，成了一名小导游。带团出差，陪人吃饭成了她不可或缺的工作，这份抛头露面的差事让孔凡的母亲很是不屑，她多次以关之悦没有稳定的工作为由阻止两人交往，是孔凡的执著才得以继续。

第13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3)

从那以后，孔凡也很少回家了，和关之悦住进了单位分给的四十平方米的宿舍。孔凡的这一举动让父母很是失望，老人家认为是关之悦抢走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们一直处不到一块儿。

但他们毕竟是孔凡的父母，母亲的生日自然是要全家团聚的，两人也早就准备好了礼物--一件色彩明亮的唐装。

临近傍晚，关之悦匆忙地从医院里赶回家换衣服，孔凡还以为她是为了赴母亲的寿宴。直到关之悦临走的时候，才告诉他今晚要去应酬。孔凡的脸色立刻变了，他生气地责问："什么应酬？你们不是都放长假了吗？"

在医院忙了一天一夜的关之悦已经很疲倦了，有点不耐烦地说："蔡总请了市委的几位领导，今晚六点在泰都大酒店吃饭。"

孔凡听了很是不满，他觉得关之悦真是太过分了，什么样的应酬能比母亲六十岁的生日重要呢？而且还是放假期间。这是可以回绝的呀！尽管关之悦让人气恼，但孔凡还是耐着性子试图说服她："你能不能别去？今天是我妈六十岁的生日，我妈一生只有一次六十岁的生日！你就不能让她开心点吗？"

关之悦冷冷地看着他，"你呢？你连我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今晚的应酬我确实推托不了，就算不是陪市委的领导吃饭，宋小宁的事情我还得向蔡总说明。明天，明天我再到家里给你妈拜寿不行吗？"

孔凡的脸色顿时变得酱紫，他平时宠着她爱着她，为了她可以和父母冷战，可她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他的处境呢？孔凡一改平常的文弱，拉住关之悦的手臂吼道："我妈今天生日，你明天去拜寿是什么意思？悠游国旅没有你就不转了吗？还是某个男人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

关之悦愣住了，这个共同生活了两年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别人可以不相信她，可以瞧不起她，她都可以不在乎，但是，孔凡不可以！那一刻，她用几近颤抖的声音说："好啊！要是我失业了，你叫你妈帮我找工作！"

孔凡的神情由愤怒转为嘲讽，他知道她始终记着以前的事情。父亲是一个清廉的人，虽然在那种时候不帮关之悦显得不合常情，但是父亲并没有做错什么。想到这些，孔凡无所谓地说："不就是在旅行社工作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上班，我照样养得活你！"

"是的，你孔凡有本事，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还住在四十平方米的宿舍里？这份工作我要做，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反正今晚我是去不了你妈那边了，随便你怎么说。"

关之悦抓起自己的挎包就冲出门外，留下孔凡木然地守着那四十平方米的房子。

尽管委屈得想哭，但关之悦在下楼时还是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她看到蔡总的宝马730已经停在楼下，蔡总是她见过的最守时的人，作为他的手下自然不敢迟到。待关之悦钻进车子，蔡总便回过头来说："今晚除了药监局的李局长和旅游局的张局长外，还有市委一位主管旅游和卫生系统的副秘书长，姓梁。李局长和张局长跟咱们都很熟了，这次你主要是让梁副秘书长加深对我们悠游国旅的印象。"

第14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4)

"蔡总，不是"非典"期间吗？咱们现在又不能组团，干吗还这么费心呀？"关之悦不解地问。

"真是木头脑袋！做旅游的哪能到了旺季才公关？年三十养的猪还能肥吗？我的车后面有从国外带回来的烟酒和鱼翅，吃完饭后你记得把这些东西分别放到他们的车上。鱼翅只有一份，是送给梁副秘书长的。"

"嗯，好的。"关之悦悻悻地应着。

泰都大酒店气派非凡，每次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堂，关之悦都会觉得自己变得高雅起来。然而这样的环境也会让她变得拘谨，不过蔡总倒是相当的轻松自在。

"小关，来！这边坐！"

李局长和张局长已在包厢里坐着，见他们进来，李局长反倒是先向关之悦打招呼，张局长则站起来迎上去和蔡总握手，两人像是久别重逢的好友般兴奋地打着哈哈。

关之悦笑着点点头，走到李局长的旁边坐下。蔡总和张局长又相互挽着臂膀坐到了对面的位置。蔡总靠着主座右边坐下，而空着的主座是他刻意留给梁副秘书长的。大家正在闲聊，蔡总和两位局长突然看到包厢门打开，于是都站了起来，关之悦实在想不到眼前出现的这位被他们尊称为梁副秘书长的男人竟然如此清秀俊朗。蔡总快步走到梁副秘书长的跟前把他迎到主座，可他却很客气地极力推托，最后是随意地坐到了关之悦的右边。

"小关，这位就是梁副秘书长！"蔡总向关之悦介绍说。

"梁副秘书长好！"关之悦站起身来打招呼。

"你好！"梁副秘书长稍一迟疑，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眼神从头到脚扫视了关之悦一遍，而他的神色更是有些奇怪，像是很吃惊的样子。坐下后，梁副秘书长侧过身问："你叫什么名字？"

"关之悦。"关之悦迎着梁副秘书长的目光微微抬头。

"很雅致的名字，小关真的是人如其名啊！"梁副秘书长认真地端详着关之悦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神中有一种谜一般的光粒子一闪而过，之后像是突然觉醒般，温和地对关之悦说。

主座一直空着，气氛还算融洽，蔡总和两位局长谈着一些时事要闻，三人时不时还谦虚地询问梁副秘书长的见解，梁副秘书长只是简短地应了一两句，大多时候都是静静地聆听。而这里面，更没有关之悦插嘴的机会。

上菜了，服务员为每人倒上了一杯五粮液。因为心不在焉，关之悦虽然嘴角挂着微笑，但对台面上的觥筹交错无动于衷。她脑子里想的全是宋小宁的伤势和孔凡愤怒的表情。坐在对面的蔡总瞟了她一眼，那眼神不怒而威，见她还是没有回魂，便小声地提醒："小关，怎么不敬梁副秘书长一杯呢？"

"哦！"关之悦这时才回过神来，忙站起身，双手端起酒杯："梁副秘书长，我敬您一杯，请您以后多多指教！"梁副秘书长也端起酒杯，但他没有站起身，而是再次盯着关之悦问道："小关都是主动敬酒的吗？平时是不是很能喝呀？"

第15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5)

涉世未深的关之悦还有些青涩，她不好意思地在梁副秘书长的面前低下头，她平时确实挺能喝的，因为工作关系在蔡总身边的员工就没有不能喝酒的。但她不明白梁副秘书长话里的意思，主动敬酒有什么不妥吗？是不是他也把她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关小姐？举着酒杯的关之悦觉得有些尴尬，坐在她左边的李局长忍不住替她圆场："是的，是的！小关是蔡总的秘书，也是他的高徒，哪怕我们都醉了，小关还一人独醒呢。"

"哦！女孩子喝太多酒不好。"梁副秘书长似是关切又似是无意地说了一句。

这是在酒桌上第一个对她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她喝醉，然后伺机占些小便宜。关之悦的心里顿时泛起一丝感激之情，她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打量着这位梁副秘书长，他的眉毛如剑锋一样透着威严，稍显短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笔挺的鼻梁藏着几分俊秀，他的身材算不上魁梧，但又比那些书生强壮些。

关之悦和梁副秘书长喝过第一杯后，那两位局长自然不会放过她，没等她回过神来就已经被他们连连劝下了好几杯。而梁副秘书长任别人怎么劝也始终不再端起酒杯，他让服务员倒了两杯绿茶，并把其中一杯放在关之悦面前。蔡总的目光始终在梁副秘书长和关之悦之间穿梭，见多识广的他自然看出了些苗头。

"小关，喝杯茶，可以解酒的。"梁副秘书长不动声色地小声对关之悦说。

"嗯！谢谢秘书长！"关之悦感激道。

"不必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梁大哥吧！这是我的名片，有事你就打我的电话。"梁副秘书长掏出一张名片，用笔在上面补上了一个手机号码之后递给关之悦。

"谢谢梁大哥！"关之悦羞涩地说。

这句话还是让耳尖的蔡总听到了，他立刻朝关之悦投过来赞赏的目光，他相信自己精心设置的这一张官方关系网，一定会让悠游国旅再走向一个巅峰。

关之悦被李局长灌了很多酒，可蔡总提上来的三瓶五粮液才消灭了一半！刚开始，关之悦心里还暗暗地觉得可惜，这酒分明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啊！那可是她一个多月的薪水啊！竟然就这么喝掉了！可惜！可是，在连喝几杯之后她就不这么想了，她真希望这酒就是白开水，她真希望能把这酒拿到洗手间倒掉。

关之悦腹内的烈酒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的脸像发高烧似的通红，头也开始昏得不行，感觉身体飘了起来。

"关妹，来来来，我们再喝一杯！"李局长酒兴正高涨，他举着酒杯已扑到关之悦的面前。

"李局，我真不能喝了，再喝就要出洋相了。"关之悦抬起手，挡住了就要送到嘴边的酒杯。

"哈哈！能出什么洋相呀！就喝这一杯！"

第16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6)

"再喝我就醉了！"

关之悦清楚自己的底子，二十八度的白酒能喝一斤，五十二度的喝三两就不行了。今晚喝的是五十二度的五粮液，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于是她躲闪着把脸转过这一边。这边坐着梁副秘书长，但他并不看她一眼，而是静静地听对面蔡总和张局长交谈。

关之悦心中一凉，"好，李局，我先干为敬，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杯了！"

"没问题！"李局长打着官腔，不过还是爽快地应允，关之悦只好皱着眉头把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

"好样的！"李局长兴奋地击掌叫好。可是此时的关之悦却明显地感到酒在胃里翻江倒海，她招呼也不打就离席而去。

卫生间内，关之悦勉强撑在大理石洗手台上拼命地呕吐，关之悦最受不了这种酸臭味，于是她又拼命地吐，直至吐出稀黄的液体。卫生间内，经过的人都用复杂的眼神瞟了她一眼，然后捂住鼻子躲得远远的。

关之悦觉察到身边的这一切，但她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她感到头重脚轻，最后整个上半身无力地趴在洗手台上。过了好一会儿，她听到卫生间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一个人走到她的身边轻轻地对她说："小姐，请问您是姓关吗？"

"噢！是的。"关之悦含含糊糊地说，回答时头也没有抬起。

"关小姐，酒店大堂有一位先生在等您。"

关之悦用冷水扑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些，之后吃力地撑起沉重的上半身，她试着走出这个地方，可是却怎么也迈不开脚步。

"我走不动！"她着急地说。

"哦！我扶您出去吧！"

关之悦抬起头，这才看到身边站着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女服务员。服务员忙过来，架着她走出卫生间。关之悦靠着服务员穿过长长的回廊，然后两人进了电梯下了楼来到了一个男人的面前。这个男人身上有一股古龙香水的味道，这是关之悦非常熟悉的味道，而他手里拎着的一个包也很熟悉，那是她今晚拿的包！这人应该就是蔡总了，关之悦的神志有些模糊。蔡总朝服务员使了个眼神，暗示她把关之悦扶到沙发上。

关之悦顺势而坐，身体仍然轻飘飘的，就像一根飘在空中的羽毛，但此时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难受了。头还在隐隐地痛，胃里还是不舒服。

"小关，我送你回家吧。"蔡总说。

"不回，我要睡觉。"

"好，我在这里开一间房，今晚你就住酒店吧。"

"嗯。"

说完，蔡总就离开了。关之悦继续闭上眼睛，在她将要睡着的时候，刚才那位服务员又把她拦腰架起，两人再次上了电梯穿过七拐八弯的走廊，最后在一个房间门前停住了。服务员用磁卡开了门，她把关之悦扶到床上后说："关小姐，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您可以拨打总台电话。"

第17节：4情陷市委秘书长(7)

"嗯。"关之悦应了一声，翻了个身就睡着了。关之悦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的，待醒来时房间里还是黑漆漆的，只是隐约想起昨晚由于口渴难忍起来找水喝，也记不清是起了几次。

头还是昏昏沉沉的，却再也睡不着了，这才听到床头传来嘀嘀的手机提示音。她动也懒得动，把双手垫到脑后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真至那每隔一分钟响起的嘀嘀声把她吵得不耐烦，这才拿起手机，她看到手机显示有十一个未接电话，都是孔凡打过来的。

昨天跟孔凡争执的情境再次在关之悦的脑子里浮现，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回个电话的时候，房间里的座机响了。

关之悦拿起听筒："喂。"

"小关，起床没有？"是蔡总。关之悦刚才还晕乎乎的脑袋顿时清醒过来，她赶紧回答："正准备起来，蔡总有什么事情交代？"

"到三楼餐厅喝早茶，梁副秘书长他们都在，今天我们还有活动安排，给你十分钟时间，快！"

"可，天还没亮……"

"还没亮呢！太阳都晒屁股了！"

"哦……"原来是窗帘太厚把阳光都挡住了，让她误以为天还没亮呢。

第18节：5水怪之谜(1)

5水怪之谜

一番梳洗完毕，关之悦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圆桌边围着蔡总和两局长一秘书长，还有一位靓丽的高个子女孩，她亲密地偎在李局长的旁边，关之悦觉得这女孩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是谁。

梁副秘书长的表情似笑非笑，看上去像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但身上却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关之悦跟大家一一问好，然后走到梁副秘书长的右边坐下，因为只剩下这一个空位了。待她坐定后，蔡总向大家介绍了坐在李局长旁边的那个女孩，在移动公司上班，是李局的朋友，叫林若。

早茶开始，蔡总交代大家一定要吃好，因为等一下要去春水河漂流。关之悦觉得有些意外，可大家却似乎对这个安排早有了解。

"蔡总，景区现在不是已经停止接待了吗？"关之悦不解地问，之后还用疑惑的眼神转向旅游局的张局长。

"笨蛋！咱们是去考察。"蔡总为关之悦如此的不开窍有点难堪。

"哦，可我没带衣服，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关之悦小声嘀咕。

"呵呵。"蔡总笑而不语。

喝过早茶，一行六人乘坐两辆车赶往春水河景区。春水河景区在三阳市境内，乘车只需半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因旅游局下令停止接待团队，此时景区显得格外的冷清，景区经理应该是接到张局长的电话了，早已经站在大门处迎接他们，并安排了一名导游和几名撑橡皮艇的工人接待。

存了包，换了鞋子穿上救生衣后，大家跟着导游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了漂流的源头。工人把橡皮艇放到河里，走在前面的李局长和张局长又想黏在一起，蔡总笑嘻嘻地说道："李局张局，你俩都是吨位级的，坐同一条艇不沉才怪！还有林若和关之悦两位大美女也要分开，不然阴阳失调啊！"

两位局长心照不宣地笑笑，各上了一条艇。林若和关之悦跟在身后，在他们的搀扶下跳到艇上。蔡总请梁副秘书长也上艇，梁副局长想也不想便跳上了张局长和关之悦的这只艇。

一路激流而下，橡皮艇已漂到地下河道，长长的暗洞让关之悦恐惧不已，尽管她已多次带团来此。幽暗的洞壁上不时有冰凉的水珠滴落下来，偶尔经过几个泉眼，喷出细而急的水柱，就像是小男孩正在撒尿。撑橡皮艇的工人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水柱，但偶尔还是有人被淋到。于是，被水柱淋到的人发出的尖叫、工人撑艇滑过水面的声响和洞穴里的回声组成了一首混乱的交响曲。

终于看到了光亮，前面是一处豁然开朗的河面，河面很宽水流也不急，兴奋异常的几队人马迫不及待地打起了水仗。三十七公里的漂流河道还没到三分之一，大家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打过水仗，李局长艇上的人又纷纷跳到河里游泳，关之悦这只旱鸭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你们快下来游泳呀！"水里的李局长冲张局长艇上的人喊道。

"好！"梁副秘书长似乎也被这清澈见底的河水所吸引，只见他低头一跃"扑通"一声，然后畅快地游了起来。

"小关，怎么不下河游泳啊？"张局长问道。

"我不会游泳！"

"有救生衣怕什么？"

"我……还是不敢。"

关之悦说着又把目光投向河里游泳的人，连景区的经理也下去了。正在这时，准备下水的张局长往关之悦背后推了一把，关之悦便"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

"啊！救命！"关之悦惊慌失措，在河里挣扎着。

然而，并没有人过去把她打捞起来，大家在周围边游边笑。因为此时救生衣的浮力已经把她的头部撑起，惊慌失措的她只好胡乱地挥动着双手，用狗扒式保持着身体平衡。

不一会儿，关之悦已经适应了水里的环境，正当她渐渐地喜欢上这种感觉的时候，她却感觉大腿和小腹正被一双手轻轻地抚摸。这次，关之悦真是吓破了胆，她再次呼救："救命！有水怪！"

关之悦的这次呼救声可以说是声嘶力竭，连林若一听到河里有水怪也吓得尖叫了一声，她飞快地游到橡皮艇边紧紧地拉住艇上的绳索，而刚才还在水里嬉闹的几个男人也安静了下来。关之悦还在水里奋力扑腾，撑艇的工人闻声急忙向她划去，不远处的梁副秘书长也迅速游到她的身边托住她的腰部，他在工人的帮助下把吓得花容失色的关之悦托上了橡皮艇。

梁副秘书长还泡在水里，他双手抓住橡皮艇的边缘，待关之悦回过神后关切地问道："小关，怎么了？"

惊魂未定的关之悦吐了一口气，她恐惧地答道："刚才，水里面有个怪物摸我的肚皮。"

第19节：5水怪之谜(2)

"是碰到鱼了吧？"梁副秘书长问。

"肯定不是鱼！"

"哪有什么怪物呀？应该是鱼从你的身边游过，你因为害怕产生的心理作用。"张局长在关之悦的背后说，关之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上了艇，他转过身朝河里的人招招手，"同志们，都上到艇上来，继续漂流！"

大家上到各自乘坐的艇，水怪的事因张局长的这番话就此打住，可关之悦仍是感到疑惑，刚才分明是有一双类似手的东西摸了她。张局长是最靠近她的人，而且他下河后就不见人影了，而后又在大家毫无觉察之时回到艇上。关之悦心想，如果摸她的不是水怪，那张局长最可疑。

往下的河道虽然险滩密布刺激异常，但关之悦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烦躁的心情就像是浇过水的火堆忽而死灰复燃，回想这一天还没给孔凡打过电话，还有宋小宁，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衣服全湿了，关之悦打了几个喷嚏，感冒了，她心想。梁副秘书长的眼神不时掠过关之悦，偶尔一两次和她的目光碰撞，他便很快地把眼睛转向别处。他的眼睛很深邃，像要穿透关之悦的灵魂，这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

好不容易盼到漂流结束，景区经理还要安排他们住到附近新开发的一个五星级度假村，他让大家先到酒店休息，说晚上还有活动。全身湿漉漉的，又感冒了，关之悦感到更加沮丧的是没有可以换上的干衣服。在酒店大堂分了房卡，关之悦和林若一个房间，可林若换过衣服就被李局长邀请出去了。

没有衣服可穿，关之悦洗过澡后就裹上浴袍倒到床上睡大觉。这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服务员送来一碗滚烫的

姜汤并对她说："是一位姓梁的先生让送过来的，他交代你要趁热喝下去。"

姓梁的先生？应该不会是梁副秘书长吧！这不可能。这想法刚刚从脑子里萌芽，关之悦就狠狠地鄙视了自己一下，自己是一个小导游，梁副秘书长是未来的市长或书记，怎么可能关心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胡思乱想也是一项益脑运动，端起碗时关之悦又忍不住把每位可以称为"先生"的人认真地过滤了一遍，可他们几个当中只有一人姓梁。只要想法在梁副秘书长身上停留，她就命令自己的脑子赶快刹车，最后她把疑点归结到服务员身上，准是她记错了姓氏。

正想着，敲门声再次响起，关之悦裹着浴袍来到门后问："谁呀？"

门外的人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小关在吗？"

"在！"

关之悦应了不到一秒钟就后悔了！这可是梁副秘书长的声音！梁副秘书长正站在门外！关之悦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怎么办？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见人啊！

第20节：5水怪之谜(3)

"小关，你开一下门。"

"我……"

"我送一样东西给你，你把门开一点点就好。"

门外的声音很轻，关之悦顺从地把门打开，梁副秘书长从门缝里将东西递了进来，他在外面轻声地说："刚才到街上买运动服顺便给你也买了一套，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先将就着穿上吧！"

"谢谢梁副秘书长，可这怎么好意思？"关之悦躲在门背后本能地推托。

"呵呵！没有衣服你就出不了门了哦！"梁副秘书长对着门浅浅地笑着说。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关之悦觉得很不好意思，可现在的情况不容她不收下，于是她接过梁副秘书长递进来的袋子。

"嗯！快换上，我们去打网球。"

"好的。"关之悦心下感激。

第21节：6肖像(1)

6肖像

关之悦打开袋子一看，梁副秘书长送给她的是一套宝蓝色的耐克最新款运动装。没想到衣服竟然很合身，关之悦穿上后又随意地把长长的头发绑起，她穿上跑鞋走到镜子前边，整了整衣领后出了门。

梁副秘书长正背对着门看走廊上的油画，他听到开门的声音后转过身，这一转身竟似是万水千山行尽突然间看到了一处桃花源，他的目光先是无比炽热，之后又化为一抹淡淡的伤感，他缓缓地说："小关……你像极了一个人。"

关之悦被他那深邃的目光看得心跳加速，惶惶不安，她惶恐地问："哦？像谁？"

"我的妻子。"他说。

"哦！"关之悦木然地说。

"她已经死了。"

"为什么？"关之悦慌乱的心跌到了谷底。

"去年，出了车祸。"

"哦！"关之悦隐隐感觉到梁副秘书长的悲痛。

"不说这些了，走吧！"

这个度假村里的酒店只有五层楼，没有电梯。关之悦和梁副秘书长穿过走廊，两人徒步从三楼走下。酒店外面是篮球和羽毛球场，再过去就是围着铁丝网的网球场了，球场背后是一小片茂密的原生树林，再后面是一个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

关之悦从踩在草地上的那一刻起就显得十分拘谨，这种"高尚"的活动她压根就没玩过几次。况且自己怎么吃身上也不会长赘肉，犯得着累死累活地锻炼嘛！再说，平时带团那才叫锻炼，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小姐还晚吃得比猪还差，还得提起精神、赔着笑脸、卖着嘴皮、

顶着烈日、冒着风雨、领着客人往一个又一个景点赶，这脚下的功夫可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梁副秘书长的身手很好，应该是经常锻炼。关之悦在连续把两个球打在网上后就明显地气馁了，她撑着球拍懒洋洋地站着，也不管在对面等她发球的梁副秘书长。

"小关，怎么了？"梁副秘书长问。

"我……不会打。"关之悦扭扭捏捏地说。

"过来，我教你。"

关之悦拖着球拍慢吞吞地挪到对面。梁副秘书长拿起球拍做示范，让她先学姿势："腰这样弯下，球拍这样拿，打球不光要动用手臂的力气，还要灵活运用手腕的力量。"

关之悦试着捣弄了几下，梁副秘书长不太满意，他忍不住过来手把手地教，讲解中，手臂不小心触碰到她丰满的胸，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两人都愣住了。关之悦脸色绯红，她没穿内衣，内衣湿了还晾在房间里。

"……咳……就这样吧。你试试！"梁副秘书长愣了一下后极不自然地说。

"嗯。"

经过高手的一番指点，关之悦的球技竟然有了质的飞跃，不但球能顺利地越过网，还成功地接了几个球。

"好样的！"梁副秘书长夸奖道。

梁副秘书长开始还把球稳稳地打到她的身边让她好接，看到关之悦慢慢地熟练后，发过来的球开始左右不定，关之悦需要来回奔跑才能接住。关之悦却不愿意再打下去了，问题不在需要大量地跑动，而是跑动时她胸前那两团失去束缚的东西总是激烈地晃动，这让没有穿内衣的她非常难堪。

"呃……太累了！我不打了。"关之悦喘着粗气弓着背大声嚷嚷，说罢还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嘿！小丫头，运动过后不能马上坐下！"

梁副秘书长把球拍往地上一丢，就跑过来，到跟前一把把她拉起："走吧，这里挺晒的，我们到树林里走走。"

关之悦站起来，跟在他的身后向树林里走去。临近黄昏，树林里非常的宁静，粗壮的树木撑着茂盛的枝叶，丝丝缕缕的阳光穿过叶子的缝隙投到地面上，那一块块斑驳的印迹让人觉得分外温暖。天阴了下来，两人的身影慢慢地隐没在树林中，只有脚下偶尔踩到小枝条发出的脆响。

"感觉好点了吗？"梁副秘书长轻声问道。

"噢……什么？"关之悦愣了一下，不知他问的是哪方面。

"感冒，好些了吗？"

"哦，好多了，那姜汤……是你叫服务员送来的吧？"

"嗯，是的，服务员没告诉你是谁送的吗？"

"呃，说了，说是一位姓梁的先生，可是你是秘书长，怎么可能会做这些事情。"

"哦，可我更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只是做了一件怜香惜玉的事。"

"呃……谢谢梁副秘书长。"关之悦突觉脸色潮红。

梁副秘书长停下脚步，回过头很认真地对关之悦说："你这么称呼我，让我觉得自己年纪很大，我今年才三十九岁！我叫梁家炳，你可以叫我老梁或者直呼姓名，但不许再叫梁副秘书长！"

"这，怎么可以……"关之悦结结巴巴地说。

第22节：6肖像(2)

"有什么不可以？"梁副秘书长反问道。

梁家炳看着眼前的关之悦，她不施粉黛的脸宁静而素雅，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挺直的鼻子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的嘴角微微翘起。这个看似冰清玉洁的女孩却有着一副充满野性诱惑的躯体，自从妻子去世后他从来没对身边的女孩产生过异样的想法，可她却是个例外。这是一见钟情吗？他是爱着妻子的啊！他忘不了他的妻子，也许，关之悦长得太像她了。

可是，梁家炳控制不住体内那熊熊燃烧的烈火，他迈着坚实的脚步向关之悦靠近，禁不住从正面揽住她纤细的腰，将嘴唇印在她的额上。

"梁副……"关之悦对突如其来的吻恐慌不已，她想挣脱他的怀抱。

"之悦，我喜欢你。"梁家炳干涩地说。

他深情地看着关之悦，她那慌乱的眼神和起伏的胸激起了他那雄性的原始欲望，他不顾她的挣扎，将吻压低落到她的唇上。她的唇很冰冷，她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他的舌尖在她唇齿间探索着，可是她并不配合，非常地不配合，她把头转过另一边，而那双手还在他的腰间无力地抗拒。

"之悦，你讨厌我？"他失望地问。

"……我，我有男朋友了。"关之悦仍在挣扎。

"可还没结婚！"

"但我爱他！"关之悦有些恼羞成怒。

"你会爱上我的。"

"不，我不会爱上你，你是秘书长，我只是一个小导游！"

"唉，我说过了，我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心理和生理都完全正常的男人。市委副秘书长就没有爱吗？"梁家炳幽幽地说。

不是市委秘书长没有爱，是关之悦不想让自己和秘书长搅在一起，因为那种生活不是她这种平凡女孩所能想象的。梁家炳轻轻地叹息流露出莫名的惆怅，刚才紧紧揽着关之悦的手渐渐松开，之后无声地滑落到腰际……

梁家炳最终还是放下手，但他依然站在她的身边，她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身上的雄性气息。他的个头比她高出许多，正低着头凝视着她，这让她的心跳比刚才还猛烈。过了许久，梁家炳对她说："之悦，下个星期我要到长沙开会，你能陪我一起去吗？我还没到过张家界，希望你能做我的导游。"

关之悦想都不想，就答道："这，你得先问问我们蔡总同不同意，按照规定社里的导游是不能私下接团的。"

梁家炳笑笑说："你不可以把这当成朋友之间的邀请吗？"

"……我不能确定有没有时间。"话一出口，关之悦就后悔了，这不明摆着还有回旋的机会吗？她应该拒绝得彻底一点的。

"嗯，到时我给你打电话。"

正说着，梁家炳的手机响了，是张局长打来的，让他们到餐厅吃饭。两人便离开了小树林，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

第23节：6肖像(3)

餐桌上，林若很活跃，关之悦暗自庆幸，因为有林若在大家都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了。关之悦仔细地听大家的交谈，她注意到除自己称梁家炳为副秘书长外，其他人都恭恭敬敬地称他为秘书长。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位常委副秘书长极有可能就是日后的市长或者市委书记，大家殷勤地敬酒，他还是只喝每人敬的第一杯。关之悦最后一个举杯，四目相对的那一瞬关之悦的眼神有些慌乱，但梁家炳的脸色仍然平静如初。

吃过晚饭，蔡总提议去泡温泉，但两位局长明确表示不感兴趣，说宁愿打打牌娱乐娱乐。梁副秘书长倒愿意去泡温泉，蔡总递给关之悦一个袋子说里面有衣服，让她陪秘书长一起去，他和林若则留下陪两位局长打牌。关之悦有些不情愿，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最后只得乖乖地听从蔡总的安排。

天已经全黑，只有弯弯的月牙儿和一些零星散落的星星挂在天幕上。鹅卵石的地面上圈着几个温泉池，大池子边上零零散散地躺着一些人，他们正在轻声交谈，路灯昏暗不足以看清脸庞。

梁家炳选了一个位于角落的小池子，关之悦则在他的对面靠着池壁仰躺。水温稍热，疲劳感慢慢涌起，关之悦闭上了眼睛。她那玉骨冰肌的脸在月光的投影下显得格外圣洁，梁家炳与她共浴一池水却无法触摸。

"之悦。"梁家炳不禁唤道。

"嗯。"恍惚中，关之悦听到有人轻轻地喊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看到梁家炳正站在身边。

"不能泡太长时间，先起来休息一下。"

梁家炳拉过关之悦的手，把她从池子里拉起。两人并排坐在池子边上，关之悦陶醉地仰望星空，梁家炳的手很自然地搭在她的肩上，他的吻就这样不经意地压在她的唇边。她条件反射地想把他推开，但

刚从温泉中完全放松的她没有这个气力，她竟然有点认命了，因为她无力拒绝的还有许多……

他的手不停地在她的身上游走，时而用力地在某个部位揉搓着。他的吻激烈而绵长，从嘴唇滑落到颈边，而后隔着薄薄的泳衣啃咬她的乳房。他再也顾不上她的反抗，顾不上考虑这是不是一个秘书长所为之事。他不是君子，他不愿意想太多，那积压了一年的欲望之火被撩燃，他必须释放所有的能量。他的疯狂让她看到了一个男人最真实的一面，爱与欲就像是两个孪生兄弟，她的身体竟然有了些反应，她咬住他再次入侵的舌头。

他欢愉地喘着粗气，她的嘴唇湿润，她的身体柔若无骨，他继而用舌头舔她的眼睛、鼻子和耳根，人生苦苦追求的东西原来都不及这一刻来得畅快。他需要怀中的这个女人，需要完全地占有这个酷似已故妻子的这个女人，尽管他不确定是不是爱她。

第24节：6肖像(4)

"生活就像是强奸，如果你无力反抗，就闭上眼睛享受吧！"关之悦这么想着，也这么做着，也许后悔只是明天的事。是的，她并不讨厌他，她只是个正常的女人，虽然她没必要向他的权力献媚。

"孔凡，我爱你……"

在过往的二十三年中，她只和一个叫孔凡的人发生过这些亲密的行为，她潜意识地低声呼叫着他的名字，那是她随时准备托付终身的男人。如果她犯错，他是否会原谅她？不会的，即使他会原谅她，她也不会原谅自己，她会陷入一个怪圈里无法自拔。

"呃……"

梁家炳停下了所有的动作，然后满足地发出一声叹息。他不能在这里和这个女孩欢爱，他必须在她清醒的时候拥有她的身体和灵魂。

回到酒店，关之悦看到房门只是虚掩着，四个人在里面嘻嘻哈哈地笑着打"牛鬼"，这是南方地区玩的一种纸牌游戏。蔡总和李局长显然是输了，正蹲在地上。还好，没有玩钱，只是罚蹲而已。

"小关，快来顶我的位置！我今晚输得够惨的。"关之悦的出现让蔡总如获救星般兴奋不已，他迅速站起来不容分说就把她拉去顶替他的位置，而他自己则掏出烟在一边吞云吐雾。

"关之悦，这里的温泉如何？"林若问。

"没啥特色，就跟在家里的浴缸泡热水澡差不多。"关之悦提不起兴致，懒洋洋地回答。

"小关不像是做导游的。"李局长说。

"怎么不像了？"关之悦看着手中的牌，头也不抬地反问。

"你想想啊，别的导游都是一个劲地说这里好那里也好，你却老实巴交地说跟在家里泡热水澡差不多。"李局长笑着总结。

"李局长，我虽是导游，可您到过的地方我不一定都去过，在您的面前卖弄不等于掌自己的嘴巴嘛。"关之悦如实说。

"秘书长呢？"张局长问了一句。

"回房间休息了吧。"关之悦应道。

"我请他过来，一会儿咱们去喝夜茶。"蔡总说完把烟头往烟灰缸里按灭，然后就出了房门。

关之悦的运气超好，她还拉林若暗中联合起来，让两位局长输得叫苦连天。可不，身材明显发福的两人，蹲姿迫使肥大的肚腩严重受压，当然不舒服了。可输给两位美女，他们又乐此不疲。不一会儿，蔡总和梁副秘书长进来了，两人坐在旁边谈论旅行社的发展之类的问题，不时探着身子看他们打牌。

人是在经历中慢慢变得成熟的，现在梁副秘书长就坐在身边，也许正用透视般的眼神注视着她，但关之悦已经能够沉着应对。刚才只是一场戏，这两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戏，她只不过被某个人莫名其妙地拉入戏中，演出结束后就成为了过去。秘书长官再大，也无非是一个男人，一个跟她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人。突然间，她的心情又清澈如湖水。

第25节：6肖像(5)

"小关，你们蔡总对你可真好，今天特意开车送我到街上让我帮你买衣服，里里外外连鞋子都买了。"正在出牌的林若说道。

"呵呵！蔡总对每一位员工都很好。"关之悦笑得灿烂。

"可蔡总不可能给每一个员工都买衣服吧？你一定是个例外！"林若继续说道。

"嗯，不奇怪，小关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张局长插话。

"我们悠游国旅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多了去了！"关之悦也较了真，她认为蔡总送衣服给她，是因为她出门时没带衣服，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多幸福！"林若感叹。

"李局长，以后你们药监局有团了别忘了找我，收到什么内部消息也要找我，事成后我单独请你吃饭。"关之悦话锋一转。

"你都开口了，能不找你嘛。"李局长揶揄。

"不能。"关之悦呵呵笑着。

"近墨者黑，蔡总，你的手下怎么都一样的霸道啊！不过你们社里的导游还真不错，要是上次我在澳门听宋小宁的话，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李局长总算说了一句良心话。

"哈哈！"听李局长这么一赞，蔡总开怀大笑起来。

四个人继续玩牌，蔡总提议出去喝夜茶，梁副秘书长说免了，今天也累了。两位局长宣称正在减肥不喝夜茶了，大家又再玩了一会儿，梁副秘书长说回去休息，于是大家就散了。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大家开车赶回三阳市区，当蔡总的车上只剩下他和关之悦的时候，蔡总突然问道："小关，梁副秘书长没为难你吧？"

"哦，没有。"关之悦的心稍稍有些慌乱，她与梁副秘书长发生的那些事对谁都不方便说出来，她只能向蔡总撒了一个谎。

"我现在还摸不准这位秘书长的喜好，不过官场上的人都爱玩虚的，只要对悠游国旅有利的人，我们都要好好利用。但悠游国旅并不是没了他们就不行，只要疏通了其中的关系，做旅游就跟玩似的。你要把握好自己，玩可以，但不能纵火，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跟这些人打交道必须做到滴水不漏。"

"嗯！知道了。"

"这次收获不小，梁副秘书长和张局长答应"非典"过后向广东那边发出邀请，两省政府牵头当地旅行社组织万人的红色之旅专列团，这件事我们马上就得开始筹划。以后要应酬的领导还很多，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喝酒都要保持七分清醒，你可以灌醉别人，但自己不能醉。"

"知道了。"

"我们先到医院看看宋小宁。"

"嗯，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第26节：7一夜情(1)

7一夜情

中午，正是探望病人的高峰期，医院电梯进进出出的都是提着礼物拎着饭盒的人，蔡总也买了一堆营养品和水果。张慧在电话里告知宋小宁已经住进了普通病房，现在状态良好。这样，关之悦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但想见宋小宁的心情却更加急切。

病房里只有两张床，里面的一张空着。宋小宁正躺在床上，张慧在给她喂医院里配制的流食，病床的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人，估计是宋小宁的父亲。宋小宁的脸色还是很苍白，散落的头发有些凌乱。但此时的她有一种与平日不同的柔弱美，关之悦在看到宋小宁的那一刻有一种重获至宝般的激动。

关之悦撒开脚步奔了过去，她泪眼婆娑地拉过宋小宁的手说："小宁！小宁你总算醒过来了！"

看到关之悦和蔡总，宋小宁的眼神泛起一层光彩，她很想说些什么，却只是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字："嗨！"

张慧倒是很兴奋，她叽里呱啦地先是介绍了宋小宁的父亲，然后就从宋小宁动手术开始说起，说她在医院守了几天了，有多累。最后张慧总结了一句："医生说宋小宁的生命力很顽强！"

这句话饱含了宋小宁的坚强和背后所有人对她的关爱，宋小宁对慰问她的蔡总说了声"谢谢"。蔡总嘱咐她要好好养伤，和宋小宁的父亲寒暄一番后，蔡总吩咐关之悦和张慧要好好照顾宋小宁，然后便离开了病房。宋小宁的父亲接着也离开了，是张慧让他到宾馆休息的，有她和关之悦两个人守着就行了。

房间里只剩下她们三个女孩，关之悦甩掉鞋子爬到宋小宁的床上坐下，张慧则拉过板凳靠近床边，两个女人准备好聊天的架势。天还塌不下来，宋小宁出了院后还是会活蹦乱跳的，破案也是迟早的事，

悲伤已经散去，只要不是哑巴都要聊聊天，何况是平常靠卖嘴皮子吃饭的导游小姐呢！

"周汉飞呢？"关之悦问张慧。

"你们来之前他刚走，他负责送饭和守夜，嘿嘿！"张慧回答，之后她压低声音问："呃……问你俩一个问题。"

"说吧，搞得这么神秘。"关之悦白了她一眼。

"你们跟男朋友一起那个时，都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张慧伸长脖子低声问道。

"你要干什么？"关之悦提高警惕，瞪着眼睛问张慧。

"我读旅专时的一个男同学明天会来这里，在学校的时候他追我追得很紧，后来没来得及发展就毕业了。"

"你想干吗？"关之悦担心地问。

"万一……万一我跟他发生那种……那种关系怎么办？你们得教教我。"张慧期期艾艾地说。

"他是干吗的？"

"什么干吗的？"

"就是做什么工作啊！"

"……他没工作……"

"死丫头！他没工作你还要以身相许？你爱他吗？想嫁给他吗？跟他有发展前途吗？"关之悦差点气结，她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毕业后他没找到工作，自己到乡下搞了个小养殖场，还算是有些闲钱的人。不过我们之间说不上爱不爱的，以前不是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嘛。"

第27节：7一夜情(2)

"养殖场？养猪？养鸡？还是养鳄鱼？养鳄鱼的倒还可以考虑。我说张慧，你的脑子就是缺根筋，你看你怎么就这点出息呀！你看看咱们悠游国旅嫁出去或正在谈恋爱的，谁的老公、男朋友不是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什么的？你偏找了个搞养殖场的，传出去大伙非笑话死你。"

"你怎么变得这么势利？你不像是一个势利的人啊！你以前还说，英雄不问出身，嫁的人只要人品好、全心全意对你好就行了。"张慧睁大眼睛不解地问。

"这……"关之悦无语了，她以前确实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的身边没有谁有搞养殖的男朋友。如今张慧碰上了，她心里竟然第一反应就是排斥，"这……你们现在不是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嘛，他来了也不过是朋友之间的见面，难道你要搞一夜情呀？"

"有可能，万一哪天我也像宋小宁一样发生意外了，又不幸死掉了，那我也太委屈了，我还是处女呀。"

张慧的这番话令关之悦和宋小宁顿时目瞪口呆，关之悦随即抽筋似的大笑，躺在病床上的宋小宁也笑了，不过表情异常难看，可能是笑得拉痛伤口了。

"你们不教就算了！还笑？"张慧火了。

"行行行，我不笑了。可你才多大啊，你急什么呀？"关之悦努力地憋着笑说道。

"你又有多大？我跟你同年生的！看看你现在没结婚就同居，还想教训我！"张慧不服气地说。

"我跟孔凡迟早会结婚的。你就不同了，你竟然想玩一夜情！是不是带团多了见识广了，人也另类了，想学坏了？要不我跟蔡总说说，让你到内勤部打杂算了。"

"你到底教不教？"张慧真要生气了。

"算了，告诉你。预防措施有很多种，有避孕套、避孕膜、避孕药。避孕套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避孕膜给我的感觉不够安全。避孕药又分好几种，有一种是每天都要吃的，从经期第五天开始；另一种是探亲一号，就是探亲那几天吃的；听说还有一种，每个月只吃一粒就OK。"

"哦，那你们用哪种方法？"张慧厚着脸皮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是隐私！"

"那……你能不能帮我去买？"张慧哀求道。

"你想暗度陈仓，还好意思叫我帮忙，我凭什么帮你？"

"你长得比较像少妇，而我像个中学生，人家会说闲话的。"

"你这丫头！"关之悦大吼。

张慧还是没有听劝，她趁宋小宁住院、关之悦在医院留守，她们住的那间公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偷偷会了她的初恋情人。用关之悦后来的话，她把自己给糟蹋了。

张慧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三天，关之悦打电话问她干吗去了，电话那头无一例外都是支支吾吾的声音，她总是说自己有事儿正忙着，只能过几天再上医院帮忙了。关之悦和周汉飞陪着宋小宁在医院里度过了几日，孔凡偶尔也会抽空过来陪护，大家看着宋小宁渐渐痊愈，心里自是倍感开怀。第四天中午张慧露脸的时候，宋小宁都可以下床走路了。

第28节：7一夜情(3)

"死丫头，你干什么去了？"关之悦见面就骂道。

"嘿嘿！"张慧不好意思地把脸别过一边，没作正面回答。

"你那个养殖场的男朋友来了？"关之悦阴着脸问。

张慧永远都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白痴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她却愣是少根筋似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说吧，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我现在和你们一样，是一个女人了。"张慧羞涩地说，她的表情看上去有点诡异，让人摸不清她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真的玩一夜情？可怜的孩子！你确定以后不会后悔吗？"宋小宁的情绪比关之悦还要沮丧，她俩都接受不了张慧用这种方式完成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

虽然她们三个人的年龄差不多，但张慧却太天真。天真这个词用在这个社会可就有不同的含义了，文雅点说那是单纯，粗鲁点说就是傻×。其实，张慧人挺好的，能吃苦，对人热心肠，心地也很善良。她带的团基本上都能得到游客的好评，是悠游国旅优秀导游之一，在游客满意度方面，宋小宁和关之悦都不如她。

她们的表情让张慧有点儿心慌，她小声地说道："你们都怎么了？那是我自愿的！"

事已至此，说再多也是白搭。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关之悦突然像个无赖似的，嬉皮笑脸地盘问起事情发生的经过。张慧这人本来就藏不住秘密，关之悦三下两下让她招供了："他来看我，大老远来的，想着你俩这些天都不回公寓住了，我就带他回去住。那几天没出门，都是在公寓里做饭吃的。我妈去世得早，后妈根本不可能给我弄好吃的，他在公寓里给我烧饭炒菜，我真的很感动。不过开始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洗完澡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里面的那些……那些画面，他就从背后抱住我，后来就……"

"你们在沙发上做那事了？要是做了回家我就把沙发给扔掉！"宋小宁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但一听到这里就忍不住嚷了起来。

"没……转移到我的房间了。"张慧着急地辩解。

"那是怎么转移的？"关之悦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连这种问题也问得出口。

"他抱我的啊！"

"他从客厅把你抱到房间？"关之悦不可置信地问，眼睛还不住地打量着她。张慧的姿色一般，但她却有着杨贵妃般的身材，对于喜欢肉感的男人来说，她可是天生尤物。当然了，要把这位"杨贵妃"从客厅抱到房间，相信这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做到的。和张慧完全相反，宋小宁长得却是天使般的脸飞机场般的胸，她经常开玩笑说以后生孩子了就请张慧当奶妈，可见张慧那巨无霸的分量。

"嗯，是啊！"

第29节：7一夜情(4)

"那他也长得够强壮的。"关之悦说到这里，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巴有些犯贱了，于是她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张慧，你们纵情时采取措施没有？"

张慧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我不敢去买那些东西。"

宋小宁挖苦她，说："事你都敢做了，还不好意思去买！你快算一下，那天是例假过后的第几天？"

张慧掐着手指算了一下，回答说："第十四天。"

关之悦惊呼："正好是危险期！你又疯狂纵欲了三天，死定了！你这个没长脑的女人，别说你想做未婚妈妈！"

张慧被吓傻了，连忙哀求："现在怎么办？你们给出个主意啊！关之悦，你给想个法子！"

关之悦一心想把她吓死，她面无表情地说："没办法了，听天由命吧！"张慧吓得脸色煞白，关之悦严重怀疑她那旅游管理的专科文凭是混来的，看样子连生理卫生课都没学过。最后还是宋小宁不忍心，交代她到药店买两片"毓婷"。

看到张慧还磨磨蹭蹭地站着，关之悦吼了一句："还不快去，超过七十二小时就无效了！"

张慧这才跑出病房。看着她的背影，关之悦和宋小宁都觉得无比难受。张慧自小是个苦孩子，母亲是睁着眼睛离开人世的，母亲的死让她的童年自此在噩梦中度过。尽管她的父亲在三阳市检察院工作，可讨回的二老婆却无比刻薄。张慧是有家难回。

人生无常，也许这就是命运。宋小宁出事了，张慧做了一件蠢事，关之悦呢？或许等待她的将会是一场暴风骤雨。

[=bww][=Z（]第二章冰火之旅其实做导游最无辜了，谁不想把团带好啊！谁不想把客人哄开心啊！客人开心了兴许购物还会大手

笔点，自己也能多挣几个钱。可导游再专业再敬业，要是在你带的团里客人天天吃不饱，他还会说你好吗?

第30节：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1)

第二章冰火之旅

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

得知宋小宁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当天哥儿姐们几个便商议着晚上要在病房里守通宵，关之悦还特别交代孔凡到医院的时候带上两副扑克牌。宋小宁打过招呼了，要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大伙探病送的堆积如山的时令水果消灭掉，她说公寓里的风水让张慧给破坏了，带回去也没胃口吃，就当晚上的夜宵。关之悦心想也是，张慧懵懵懂懂地把自己糟蹋掉也就算了，这些时令水果可不能浪费，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在医院也待了好些时日了，三姐妹早就跟部分医生和护士混熟了，他们这几个要在病房打牌守夜，值班的医生护士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大伙儿正玩在兴头上，关之悦的手机却响了起来，屏幕上的号码让她变得忐忑不安。

电话是梁副秘书长打来的。关之悦看后立即把牌塞到宋小宁手中，然后拿着手机走到走廊外面的僻静处按下接听键。

"喂。"关之悦的声调有些慌乱。

"之悦，你有空吗？能不能到我家来一下？"梁家炳的声音显得疲惫不堪。

"噢，您有事？"

"嗯，刚从乡下检查"非典"防治工作回来，感冒了。"梁家炳咳了几声。

"啊，您要上医院吗？我正在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关之悦急急地说，她隐约感到对方身体的不适。

"你怎么了？住院了？"梁家炳连忙问道。

"不，是我的朋友，不过她明天就出院了。"关之悦解释道。

"哦，那就好。"可以听到他在电话那头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关之悦想，不管是谁，这个时候打电话告诉她生病了，她都应该给予帮助。

"如果你可以抽出时间的话，能不能到药店帮我买点感冒药？要是你朋友需要照顾，那就不麻烦你了。"梁家炳觉得自己真是昏了头了，他原本可以叫司机送药过来的，却鬼使神差地拨了关之悦的号码。既然都已经打了电话，不说清楚似乎更加不妥。

"我马上把药送过去，您住哪儿？"关之悦没有多想，碰上这种事也容不得她多想。

"市委大院十三栋B单元四楼四○三室。"

"我二十分钟后赶到。"

市委大院正好和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很近，关之悦回到病房跟正在打牌的几位说有点急事要出去，周汉飞忙问要不要开车送她，她说不用了一会儿就回来。孔凡倒没有问什么，关之悦随时都有应酬和出差的可能，她要是愿意说的自然会说出来，不愿意说的打死也不会开口的，孔凡已经习惯了。

到药店买了一盒芬必得和一盒白加黑，关之悦拦上一辆的士就往市委大院赶去。在车上，她一直告诫自己，药送到后马上走，然而漂流那天发生的事却再次浮现在脑海，这让她感到羞愧。她并不讨厌这位年轻的秘书长，他成熟、睿智、有不可限量的前程，这些都是孔凡所不能及的，她隐隐地觉得自己的想法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只是目前还弄不明白致使她改变的原因，尽管在认识梁副秘书长之前，她丝毫都不怀疑自己对孔凡的爱。

关之悦到过市委大院很多次，但是这次却是只身一人夜间来访，而且见的是一个她避之犹恐不及的人。在十三栋B单元四楼四○三室外，她犹豫着是不是该把药挂在门外，离开后打电话让他开门取……

门开了，关之悦不敢正视开门的人，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秘书长，这是给您买的药……"

他没有伸手接她递过来的东西，而是低声地用命令的口吻要她进屋里。关之悦愣愣地跟在他的身后，他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她的心提到喉咙上。她可以不来的，或者说可以叫张慧陪她一起来，难道是自己潜意识里想见他吗？她不知道。

第31节：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2)

"坐下吧。"梁家炳把她带到客厅，指着大沙发对关之悦说，"我去给你倒一杯水。"

"您别客气，我一会儿就走，您还是先吃药吧！"关之悦低低地说，在他倒水的时候，她匆匆地扫视了这间房子。房子很大也很气派，但总感到好像缺了点什么，也许是烟火味。

他从饮水机里拿出纸杯倒了两杯水，把其中的一杯放到关之悦面前，然后坐到她对面拆开芬必得的盒子，取出一颗药用开水送服下去。吃过药，他靠在沙发上，若有所思地问关之悦："你，很怕我？"

"呵呵，没有。"尽管有些拘束，关之悦还是强装镇定地说。

"是吗？"梁家炳又咳了几声，他默默地注视着关之悦，她再次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妻子，这让他的心情变得复杂，怎么妻子不在了，自己反而变得脆弱了？连感冒都似大病来临，也许是自己老了……

"您还咳嗽了，要是实在不舒服，就上医院看看吧！"关之悦抬起头，有些不放心地说。

"丫头，我没事的。"梁家炳看着她，眼里悄悄露着笑意。

"那，您吃过饭没有？要不我帮您弄点吃的。"关之悦本来想告辞了，但刚坐下又不好意思马上就走。上次她感冒的时候，是他叫服务员送来的姜汤，她欠他一个人情。

"嗯，是饿了，但我这……没什么材料……"

"米总还有吧？可以煮一点稀饭。"

"好啊！"

炉子像是很久没生火了，四门的大冰箱里竟然空空如也，好在还有米。关之悦用了十多分钟便煮了小半锅白米粥，端出去的时候看到客厅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十点了。放下碗，她向他说了声告辞就要离开，他却伸出手把她拉住，急切地说："之悦，再陪我一会儿。"

这一拉，关之悦差点儿没整个人跌进梁家炳的怀中，她后退了一小步才勉强稳住脚跟，不过左手还是被他牢牢地握在手里。她刚想抽出自己的手，可他的另一只手又覆盖上来，他用力地把她拽到身边。

"之悦，别走！"他的神情有些落寞，而后焦躁地说，"至少你等我把这碗稀饭吃完再走，你离开这间屋子，我没胃口吃。"

关之悦的脸顿时像火烧似的烫，她想象不出此刻脸上的狼狈表情，她那颗狂跳的心亦早已蹦出胸口。她坐在他的旁边，和他挨得很近很近，她能闻到他那令人不安的气息，而他的身上似乎有一个强大的磁场，使她总是无力反抗。无处可避的她只能与他对视，他的脸棱角分明，可这张英气逼人的脸上为什么总有一抹蚀人的伤？他的眼神怎么那样的深？深得让她看不清自己的影子。

"趁热吃吧，我等你。"她的心不自觉地揪紧，她真的陷落了，在不知不觉中陷落得很深很深。

第32节：1是还人情，还是制造爱情(3)

"我等你"--她换掉了您字！他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流，他喜欢这种没有距离的字眼，"我等你"--这便足够了！他比她整整大十六岁！十六岁啊！原本还担心年龄会成为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一条无法逾越的壕沟。毕竟，她太年轻，她的年轻让他黯然神伤，若不是这个秘书长的身份，她会拿正眼看他吗?

"秘书长，快吃呀！"她把碗挪到他的面前，催促道。

"叫我梁家炳。"他执拗地说。

"好，梁家炳，快吃，我还要回去呢！"关之悦脱口而出，再不回去就很晚了。

话音刚落，他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得一发不可收拾。突然，爽朗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的手轻轻地落到她的脸上，然后用手背缓缓地来回抚摸，他的眼神流露出她从没有见过的澄清。然而，这个男人的温情让她无法消受，她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有这种感受。

他端起碗，这个在别人眼里无比优越的男人竟然像个大孩子似的津津有味地吃她煮的稀饭，没几下就把手里的空碗递给她。也许女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她像个小妇人似地走到厨房再为他满满地添上一碗。

"梁家炳，你是不是山珍海味吃了个遍，偶尔还是觉得白米稀饭好吃呀？"关之悦笑着问他，他的名字倒叫顺口了。

"嗯，也不能这么说，家里的饭菜总是最香的。"梁家炳意味深长地望了她一眼，而后温和地说。

他的眼神像穿心利刃，让关之悦倍感不安。她此时的不安来自内心最深处，她不可能背着孔凡做出一些背叛爱情的事，因此必须现在就向他说明，"我有男朋友了，我刚大学毕业就跟他来到三阳市，我很爱他。可是，你的出现破坏了我原本宁静的生活，你令我迷失了方向……"

"你觉得，你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吗？"把碗放下，梁家炳微微扬起嘴唇淡淡地笑了一笑，他那幽深的眸子令她无法自拔。

是的，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吗？关之悦怔住了，毕竟她现在太年轻，毕竟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她总是被这位秘书长轻而易举地左右。他把她拥入怀中，双目近距离地追寻着她的心迹并凝视着这张俏丽的面庞，他的呼吸渐渐变得浑浊，他将唇缓缓地向她靠近……

五秒钟、十秒钟……关之悦的手机骤然响起，她用一秒钟的时间从迷醉中清醒，于是用力地将他的身体推开。

"嗯，我马上回去。"她匆匆地挂了电话，欲转身离开。他却站了起来，用躯体将她拦住，他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到墙角，"谁打来的？"他问。

"我的男朋友，也……是未婚夫。"关之悦扬起脸故作镇静地说道。

"跟他分手，我会给你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梁家炳认真地说，他早已看出关之悦的心慌源自于对他的喜欢。可是，他想不到她会无比决断地对他说"不"。他这样的男人，何尝被人直截了当地说过"不"字？

"那不可能，违背自己的良心还能无忧无虑吗？请你不要再找我，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们之间除了偶遇，不会再有相见的机会。"关之悦努力地用平静的口气说着，可是眼泪却不争气地滑落下来。

"怎么哭了？"他心软了，用手轻轻抹掉她的眼泪。

"放过我吧！"她哀求，她不能一错再错。

"回去吧，我不会再勉强你，但是我还会再找你，那是我的权利，你也可以拒绝我，那是你的权利。"

梁家炳亲了一下关之悦的额头，然后松开自己揽住她的双手，像个绅士一般松开即将到手的爱情。他是个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一个不能让爱的人在他面前流泪的男人。

第33节：2命运的拐点(1)

2命运的拐点

宋小宁出院的那天正好是周五，周汉飞专程开车到医院来接她到他家里静养，于是关之悦和张慧都闲了下来。

晚上，关之悦和孔凡到他的父母家吃饭，关之悦特意带上给孔凡母亲买的还没有送出去的生日礼物--她和孔凡精挑细选的一件花了三百多块钱买的唐装上衣。因为上次没能到场庆祝，她还特地买了两盒脑白金去赔礼道歉。

孔凡的父亲正在厨房里弄菜，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剧，关之悦向两位长辈问好后来到孔凡母亲的身边递上礼物。孔凡的母亲很随意地打开衣服的包装，当着他俩的面用两只手揉了揉料子，接着拿着衣服往身上比了比，她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表情显得很古怪。一番比较之后，她把衣服塞回袋子漫不经心地放到沙发的一角，然后转过身对关之悦说："款式不怎么样，衣服料子也太花哨了，我穿不了。小关，你妈还年轻，对她来说这可是上好的衣服了，你拿回去孝顺她吧！"

说罢，她面无表情地拿起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关之悦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她已经多次被这位局长夫人--孔凡的母亲冷嘲热讽，暗示她出身贫寒，暗示她工作不稳定，暗示她根本就配不上她的儿子。每一次，她都看在孔凡的分上忍了，可是现在孔凡的母亲竟然含沙射影地说她的妈妈。关之悦的胸口积压着一股闷气，她想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可是孔凡却用力地把她的手牢牢按住。

"妈，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孔凡硬生生地甩下这句话，之后连推带拥地把关之悦拉进他的房间。在房间里，关之悦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把脸埋在孔凡的胸前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孔凡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温柔地安慰她说："之悦，别生气，我妈现在是更年期，脾气比较差，我出去跟她说理去。"

孔凡说着走出房间，不一会儿关之悦就听到他和母亲理论的声音："妈，你刚才是什么意思？之悦哪点做错了？"

第34节：2命运的拐点(2)

孔凡的母亲显然是被激怒了，儿子这么护着那个百无一用的女孩，还搬到单位一起住四十平方米的宿舍。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怒气冲冲地数落着他："她有什么好？不过就是人长得漂亮了点，跟这样的女孩在一起你迟早得吃亏！红颜祸水，看看你以前的那个嫂子，够漂亮了吧！最后她还不是背着你哥在外面偷男人！还生了那个杂种的儿子。"

"老太婆，人还在家里呢，你说话能不能注意一点！"孔凡的父亲压低声音说，可是这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市文化局局长，却压不过自己那性格剽悍的妻子，她继续训斥道："当初我就不同意孔平跟那个女人结婚，可你偏说孩子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做主！孔平这么好的条件，愣是娶了个酒店前台小姐。现在好了吧！那女人在外面弄得满城风雨，你就不觉得丢人吗？孔平这辈子都让她给毁了！你还想孔凡步他的后尘啊！"

"妈，嫂子是嫂子，你怎么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呢！之悦就不是那样的女人！"孔凡在奋力地为关之悦辩护，可是在关之悦听来这话却是那么的无力。

"现在不是，你能保证以后吗？你看她，不是带团就是应酬，一个月就没在家好好待几天，连我过生日都还要在外陪人喝酒！听妈的话没错，找个工作稳定的，相貌过得去的就行，这样的人才能跟你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妈，我的事你别管！我爱之悦，我会跟她结婚的。"

"好，除非我死了，要不然你别想跟她结婚！有本事，你就别认我这个娘！"

孔凡的话让关之悦感动得泪流满面，她终归没有爱错他。可是，他母亲的态度又让她心灰意冷，她和孔凡再相爱又能怎样？他母亲对她的反感竟然有着这么深的渊源，这是她怎么也无法化解的。今晚听

到的这些，让关之悦顿时清醒过来，原来她在孔凡父母眼里不过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角色，而她和孔凡之间原来只是一段没有归宿的爱情。

关之悦见过孔凡的哥哥孔平和他们所说的那位嫂子，他的嫂子曾经在泰都大酒店做前台小姐，泰都大酒店也就是市委招待所。在五星级的大酒店做前台小姐，长相自然是没得说的，即使比关之悦大上好几岁，但是依然光彩照人。她和孔平也曾经相亲相爱，可是和孔母却怎么也合不来，后来听说和一个外地老板好上了，之后传出了怀孕的事。孔母得知后把她轰出了家门，不容分说就责令孔平立即与她离婚。孔平一直坚持孩子是他的，可还是拗不过暴怒中的母亲，最终还是离了婚。离婚后的她跟那个男人离开了三阳市，没多久就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便没了消息。

了断吧，也好成全孔凡一个孝子的名声，爱他又如何忍心让他众叛亲离？关之悦擦干眼泪轻轻地推开房门来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客厅，她挺直腰杆平静地对孔凡的父母说："对不起，请你们放心，我会离开孔凡的，并且永远不会踏进这里半步。"

第35节：2命运的拐点(3)

说完，她把被孔凡母亲丢在沙发一角的那件衣服塞进垃圾桶，之后头也不回地冲出去。

关之悦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孔凡的单位宿舍，之后又以最快的速度收拾自己的衣物，她必须赶在孔凡回来之前离开这里。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她的脑子在迅速转动，目前是不能回悠游国旅的女子公寓，因为孔凡一定会到那边找。她不知道该到哪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到一个孔凡找不到的地方暂时住下。

在这儿住了将近三年，东西收拾起来却只是装了一个行李箱，关之悦出门后匆忙地拦了一部的士。"小姐，你要去哪儿呢？"司机问她。"你先往前走，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她回答。没想到平时看似过得挺热闹的，今天这个同事请喝酒，明儿那位朋友请吃饭，可是现在真正遇到事儿，关之悦却不知道到底要投靠谁。

这个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蚂蚁早就回家了，小鸟也都飞回自己的巢里了，她却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去哪儿呢？回自己的老家？这么晚了，早已经没有发往老家的长途客车了。"小姐，前面有个岔路口，你要往哪走？"司机继续问道。"嗯，往右拐！"关之悦想也没想，回答说。她现在和孔凡就面临着一个岔路口，直走显然是行不通了，只能左拐或右拐，至于向左拐还是向右拐那只能凭自己的直觉了。

手机响了，是孔凡打来的，不接。铃声再次响起，是张慧打来的，也不接。第三个电话是宋小宁打来的，还是不接。肯定是孔凡到处找她了，关之悦想关机了，这时又一个来电闯了进来，这是一个她不得不接的电话：

"小关，明天回旅行社，红色之旅的专列要开始筹备了。"

"哦，蔡总，要正式回去上班了吗？"

"还没那么快，明早你回办公室，我把要召集的人员名单给你，我们要先到景区采线，估计要出差一个多星期。"

"好的！"

"明天顺便把行李带上，我们随时要出发的。"

"好的！"

哈哈！天助我也！出差一个多星期就意味着暂时不用找地方住了！关之悦美美地想，今晚所有的不愉快全去见鬼吧！她差点儿没在车子里高呼。"司机，开到泰都大酒店！"她说。

按照悠游国旅和泰都大酒店的协议，旅游团队订的房收费标准是旺季每间四百五十元，淡季是每间三百元。现在是"非典"期间，自然算是旅游淡季，关之悦就算一个人入住也能弄到这个价钱，这就是从事旅游业的好处。

关之悦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做一个怨妇型的女人，人生苦短青春易逝，只要想开点哪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呢？再说了，哭哭啼啼也无济于事。即使再也没人爱了，自己也要爱自己。在酒店房间里，她一边宽慰自己，一边往浴缸里放热水，得好好泡个澡享受享受，不然对不起花出去的那三百大洋。

第36节：2命运的拐点(4)

泡过热水澡，关之悦打开空调，打开电视，也不看，只是躺在床上听电视机发出的声音。电视上放的正好是当地新闻，听着听着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关之悦连忙坐了起来，她看到西装革履的梁家炳正在电视里做三阳市防治"非典"的工作报告，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纯正，有别于一般领导的奇怪腔调。

这个画面整整持续了两三分钟，关之悦就这么愣愣地看着，她觉得自己活得很不真实。就在今天晚上，她已经在孔凡的家里演了一出丑小鸭妄想成为白天鹅的真人秀，这时候再看到电视中的梁家炳，她更是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梦想着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

她关掉电视，继续睁大眼睛躺在床上，任由成千上万的脑细胞因幻想过度而死亡。二十四岁的生日即将来临，可是她唯一的收获就是那段在现实面前不得不破碎的爱情。她并不讨厌现在的工作，她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工作比做导游还精彩的了，如果没有过多的应酬，那应该就是一份完美的职业了。

人，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如此。关之悦能够接受那些藏于完美背后的瑕疵，她总是很快的原谅那些对她持不同观点的人，因为她是为自己而活着。别人对她的看法，她无权干涉。

关之悦拔掉电话线，熄掉所有的灯，她静静地想那些不想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直到头痛欲裂。她想快快地入睡，在数了第一千零一只山羊后终于如愿以偿。

第37节：3扶不起的阿斗

3扶不起的阿斗

这一夜，难以入眠的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张慧。

对女孩子来说，一个人住三居室的公寓本来就有些可怕，她最怕的却是长期纠缠着的那个噩梦。十一岁那年，母亲因肺癌离开了人世，临走时她睁着眼睛牢牢地抓住了张慧的双手，张慧就这样惊恐地看着母亲离去，这个姿势就这样永远定格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每到深夜，母亲总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并向她靠近，然后摇着她的肩膀凄厉地呼叫她的名字……

这个梦一直困扰着张慧，母亲在世的时候是非常疼爱她的，为什么去世后却苦苦地折磨她呢？她想不明白，关之悦分析，说那是因为她母亲死不瞑目，魂魄已经在死的那一刻附在她的身上。

应该是吧，张慧也这么认为。由于恐惧，她晚上基本上不敢睡觉，不是开灯在房间里看书就是在客厅里通宵看录像。久而久之，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让她变得越来越压抑，内心的焦躁和恐惧使她非常渴望发泄出来，她不时地在公寓里尖叫抓狂、到酒吧买醉、上班迟到，成了宋小宁眼中扶不起的阿斗。若不是带团出色，恐怕她很难在旅行社待下去。

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努力使自己变得很忙，她喜欢唱歌，喜欢一切喧闹的活动。她热衷带团，空闲时就向社里的老导游请教带团技巧，总是乐此不疲地帮客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成为悠游国旅的金牌导游对她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这位金牌导游带的团几乎都是行程最艰苦客人最麻烦的，有时候甚至一个月带三个北京双卧团，往往是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得上另一个团。

她也是全社最穷的导游，别人出一个港澳全陪就能赚三五千块，而她带三个北京双卧加起来也不过千儿左右。关之悦平时很少带团，但她要带团就带全飞的豪华团，而且尽量不走重复路线。因而关之悦

不只一次骂张慧傻，好团都让别人给挑走了，人家宋小宁光新马泰港澳就跑好几趟了，她却还不知道泰国人妖长得是什么模样。

人善被人欺，旅行社的妞儿都不是好惹的主儿。而悠游国旅是一个组团大社，碰上旅游黄金周每天发三四十个长线团完全不在话下，但在地接方面却非常薄弱。三阳市的景点不少，但景区之间相距遥远且购物店还不成气候，所以导游们都不愿意做地陪。而出一趟全陪少则五六天，时间长的十天半个月也是常有的事，要是一个月能带上一两个豪华团日子可就好过多了，若不幸摊上个差的挣到的钱还不够交人头费，于是就有一些人为了抢肥差好团不惜明争暗斗，想尽办法拉拢导游部和外联部经理。可张慧不在乎这些，但她又常常忍不住在她们面前抱怨自己怎么穷困潦倒，为什么别人用最新款的手机，用顶级化妆品和皮包，而自己那千把块钱收入还不够她吃饭泡酒吧的。

其实，也不见得带经济团就挣不到钱，只要找准门路狠得下心也一样有钱赚。有一次，三姐妹在宿舍里讨论游客进店和加景点的问题，没想到大家的立场完全不同。宋小宁说自己会不失时机地配合地陪，建议客人多购物，景点也自然要加，既然都出来玩了，就不差那百十块钱；关之悦则保持中立，游客买了最好，不买也无所谓，至于加点，她会建议加，毕竟错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以后谁还为了落下的那个点再到这个地方呀；而张慧却在团队出发时就提醒大家在旅游定点商店买东西要慎重，而旅行社基本上已把精华的景点列到行程上了，加不加点看个人情况。

于是，宋小宁深刻地指出关之悦带团太少，还没修炼成精；而关之悦转而严厉地批评张慧，说她笨得无可救药，那些话怎么能跟游客说呢？这不是断了自己的财路了嘛！开始时张慧还不服气，说她们唯利是图。事实上，她们根本就算不上唯利是图，昧着良心坑游客的导游多了去了，人家还不一样活得潇洒快活？后来连张慧都不得不承认，她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天字号的大笨蛋。

想到这些，张慧不由得一阵烦躁，她重重地把书合上，任由脑子一片混乱。是的，她的生活总是那么纷乱，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再也不愿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她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向往的事呢？对爱情，她是满心渴望却又以失望告终，后来她干脆就放纵自己了，反正一夜情也不是她发明的。

把自己的初夜随随便便地给了一个说不上男友的朋友，这事让同室的姐妹很是不解。张慧心里清楚，就算不是跟那人也会是跟另一个陌生人，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活腻了，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就算那个曾经疼爱她的亲生母亲，竟然也在梦中像厉鬼一样要置她于死地。

别人是想睡睡不着，她是想睡不敢睡，活着，真没什么意义了，张慧是这么以为的。

第38节：4那些破事儿(1)

4那些破事儿

张慧和关之悦随着公司十几号人马先是在广西探访新路线，然后沿着桂西北地区一路向前，再穿过九万大山直上贵州境内。此次采线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回来后个个累得人仰马翻。那时已近四月中旬，"非典"在三阳市的形势已经逐渐有所改观，蔡总说五一旅行社就能恢复正常营业。可是采线的这部分人早已经回社里上班了，大家忙着整理图片资料、编写行程和导游词以及做专列接待的方案。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天关之悦和张慧上班的时候看到旅行社楼下的停车场里停着一辆绿色的甲壳虫，那酷酷的车和车牌对她们来说并不陌生，这是蔡总背后的那个神秘女人出现了。果然，蔡总马上召开会议正式地向大家介绍，说她在深圳开了一家出国留学移民中介公司，这次特意回来协助悠游国旅做好专列的接待工作。蔡总让大家称她为吴总，他不在旅行社的时候由她管理一切事务。

吴总长着姣好的面容，身材也超级棒，公司的老员工说她曾经做过模特，和蔡总一样多才多艺，却嗜烟如命。她和蔡总是大学的同学，毕业后没有服从分配而是一起创下了悠游国旅，在那个流行下海经商的年代，做生意似乎也特别容易。旅行社越做越大，但这两个恋人在感情上却总也走不到一起，在出国留学、移民热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吴总到英国留学了三年，回来后在深圳创下了另一家公司。

"小关，你留下。"散会的时候，吴总叫住了关之悦，"这次专列是由两地旅游局牵头，团市委和我们悠游国旅、东莞星岛国旅共同承办的，你把这份接待活动方案送到团市委，问他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好的。"

关之悦怀里揣着那份方案匆匆地离开了旅行社，在团市委的办公室里，一位姓徐的副书记和三位部长正在那儿等着。待关之悦把方案递过去时，那位徐书记粗略地看了一眼后突然笑了起来："你们看看悠游国旅做的方案，"三阳市的旅游资源非常地丰富"，"的""地"不分，实在是搞笑！"

"哈哈！"那几位部长互相传阅着那份方案，随后也附和着大声笑道："那位姓蔡的总经理平时财大气粗的，也不过这点水平啊！真不知道怎么就让他摆平了旅游局的那帮人，偏不选我们团市委下属的航洋旅行社。"

第39节：4那些破事儿(2)

"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嘛，暗地里的事谁知道呢！"这几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正目中无人地评论着蔡总，还含沙射影地指出悠游国旅拿到专列接待是走见不得人的路子。

坐在一边的关之悦听得很不是滋味，不就是有一两个错别字吗？犯得着这么刻薄吗？很显然，他们只不过是借此大做文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关之悦见过贪婪的人，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于是，关之悦很不客气地反问道："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呢？方案是我的同事连夜加班打出来的，有错别字也是很正常的。"

确实，他们采线的这帮同事最近一直都在加班，这份方案还是刚刚定稿打印出来的。姓徐的副书记料不到关之悦竟敢这样跟他说话，他也不顾自己领导的身份，像一个无赖般出言不逊："哈哈！我看悠游国旅的总经理都没有什么文化，下面的导游就更没什么素质了，你们到时候可别给三阳市抹黑啊。"

如此的污辱让关之悦怒火中烧，气得一塌糊涂的她也顾不得那么多，那些旅行社利益啊什么形象啊统统来不及多想，哪怕回去后被蔡总炒鱿鱼！她气愤地站了起来，"你们素质就很高吗？我看三阳市就找不出比你们素质还低的人！蔡总去过的地方恐怕你们听都没听说过呢！你们有什么资格对他评头论足？"

这些话想必是把那几个人给镇住了，过了半晌那位肥头大耳的徐书记才反应过来，他阴阳怪气地说："好！回去告诉你们蔡总，这次活动要先付给团市委五万元活动经费，否则你们自己看着办！"

"好！我会转告的！包括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说罢，关之悦冲到徐胖子的旁边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方案，然后昂首挺胸地离开团市委办公室。

走到大门外，关之悦立即拨打了蔡总的手机，她有点忐忑不安地汇报："蔡总，我刚才跟团市委那位姓徐的书记吵架了。"

"哦，为什么？"蔡总平静地问。

"我送过去的方案错了几个字，他就借此来笑话我们悠游国旅的导游没素质，我一生气就把他给顶撞了。"关之悦没敢直说徐胖子骂的人就是蔡总，她怕以他的脾气会过来拆了团市委办公室的门。

"浑蛋！你回去告诉他们，他们根本就是一群流氓！"关之悦怎么也没料到，蔡总的火气比她还大。

"呃……他们还说，要我们先付五万元的活动经费，否则我们看着办……"

"哼！一分钱我都不会付！事还没做呢，就狮子大开口。"

"那……我回旅行社了。"

"快回来！"

关之悦刚回到旅行社，张慧那厮立马就冲了过来把她拦腰抱住，然后一脸崇拜地欢叫："关之悦，我的偶像哦！"

在场的同事爆笑！一个个用笑眯眯的眼神盯着关之悦，就好像看外星球的变异生物似的。对游客大声都不敢哼的导游们来说，跟当官的那帮爷们儿叫板，这实在是太过瘾了。关之悦被大伙儿瞧得直纳闷儿，估计是蔡总把她和团市委徐胖子吵架的事说了。这是什么世道啊？连吵架都成光荣的事情了！正在分神的空儿，笑声突然齐刷刷地止住，只听到一个甜甜的声音传了过来："小关，你过来！"

第40节：4那些破事儿(3)

是吴总。关之悦马上跟在她的后面屁颠屁颠地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蔡总有事出去了，吴总示意关之悦坐到对面，她在点燃香烟后才开了口："蔡总说你刚在团市委吵架了？"

"嗯。"关之悦低下头，她觉得在吴总这种优雅的女人眼中，吵架应该是件很不文明的事。

"呵呵！别理那帮人，他们全都是疯子！都以为做生意的是目不识丁的暴发户，请他们做事就得像佛一样供着拜着，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吴总先是嘲讽了一番，之后和善地说，"我家老爷子还在人大，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奈何不了咱们悠游国旅，不过我们得趁老爷子还在位尽快跑些要紧的关系，组团社靠的就是关系，谁的后台硬谁就是老大。"

关之悦早就知道蔡总和吴总的家庭背景都十分的了得，蔡总的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学生中不乏各界名流，社会关系不可忽视；而吴总的老爷子就是三阳市人大主任，还有两位叔叔都是局长级的人物。团市委的徐胖子再嚣张，也不敢明着把矛头对准悠游国旅。蔡总和吴总还有一个共性，就是自己可以骂自己的员工是笨蛋二百五，但不会让外人辱骂他们的员工一个字。这就是他们成功创业的秘诀之一，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吴总随意地问了旅行社的一些情况，随后让关之悦陪她一起去趟旅游局。吴总应该是打过电话预约的，张局长见到她像见到贵宾一样，他两眼放光地套着近乎："浪浪，越来越漂亮了！你爸身体还好吧？"

"身体很好，不过很快就要退休了，张局长以后还得多多关照哦！"吴总脆生生地笑着说。

"应该的，应该的！我还是你爸的部下呢！"张局长回答得丝毫不含糊，他还关切地问道："浪浪，专列接待准备得怎么样了？"

吴总名叫吴浪，她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张局长还肉麻地一口一声叫她的小名，这让关之悦莫名的掉了一地鸡皮疙瘩。

不过吴总倒是十分自在，她的笑容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纯真，特别是在应酬上，只见她乖巧地说："我就是特意过来向您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的，东莞星岛国旅确定第一批专列发过来七百人，每人按照六百元结算，一共四十二万。星岛国旅的意思是在出发前三天预付团费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在行程结束十天内支付，但是这种付款方式对我们旅行社来说压力比较大，因为酒店、餐馆、景区和车队都要求接团后立即付款。其实这次专列也只是每人四五十块钱的利润，我们只是想配合政府部门推推三阳市的旅游资源，您看旅游局这边能不能协商一下，让星岛国旅在发团前三天预付一半的团费，余款在行程结束前一天付清？"

第41节：4那些破事儿(4)

关之悦心想，以蔡总的一贯作风，四十二万的总团款若不赚个十万八万是断然不干的，悠游国旅平时组团利润一般都保持在15%以上。但是吴总却淡然地说每人只有四五十元的利润，而且阐述的理由巧妙得无可挑剔，这让关之悦佩服不已。

"这不成问题！这次活动是由两地旅游局牵头的，不单纯是旅行社之间的生意合作关系。再说了，东莞和三阳是对口帮扶的城市，这次跟团一起过来的还有那边团市委的头儿，星岛国旅肯定会在行程结束前把钱付清的。"张局长胸有成竹地说。

"但是星岛国旅不愿意在合同上写明具体付款日期，这做生意跟政治不一样呀，旅行社赚点钱也不容易，钱不到手我们就没法安心，您这边还得帮忙协调一下。"吴总很认真地强调。

"好的！你们就放心接团吧！把那边团市委的打点好了，星岛国旅那边团费是跑不了的，毕竟以后还有第二趟、第三趟、第四趟的，我向你保证。"张局长打着哈哈。

吴总仍是有些顾虑，但又不好再多说。她和张局长聊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儿便告辞了。吴总在起身告辞之前朝关之悦使了个眼神，关之悦醒目地把张局长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吴总从包里掏出一块劳力士手表和一支Joy香水放到张局长的桌上，张局长站起身来客气地推托了一番，然后不动声色地把东西放进了抽屉里。

"浪浪呀！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后不必这么破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遇到困难尽管开口。回去后记得替我问候你爸爸，有空我再到家里看他。"张局长一脸真诚地说，关之悦根本分不清这是虚情还是假意。

"嗯，专列的事还得麻烦您多惦记！还有咱们团市委那边，他们好像不太情愿配合哦！"吴总甜甜地说，但她波澜不惊的话里却暗藏玄机。

"你就放心好了，虽然我管不着他们，但这次活动旅游局是主管单位，那帮小子不敢乱来，再怎么着还有梁副秘书长呢！"张局长打着包票。

张局长一直把吴总送到楼下，还挥着肉肉的大手目送着她们离开。在回去的路上，吴总用很不屑的口吻说："浑蛋，全都是想收钱又不想干活的老狐狸！当初老往我家跑，想尽法儿贿赂我家老爷子，现在老爷子准备退休了，我这礼他也敢收了。"

第42节：5安全套事件(1)

5安全套事件

在蔡总和吴总的多方努力下，在关于团费的谈判上终于取得了进展，东莞星岛国旅终于答应预付一半的团费，另一半离团前一日结清。然而，万事俱备还欠东风，虽然三阳市已经解除"非典"的旅游禁令，但广东那边的旅游业要拨开云雾见青天还须再等一些时日。就这样，在五一来临之际，悠游国旅刚组建不久的先锋部队只接到了四个短线团。

关之悦和张慧同时上团，都是五天的短线团，张慧出的是桂林的全陪，关之悦则去南宁和百色。到桂林还好点，游漓江逛阳朔西街，还有一个乐满地可以玩。关之悦走的行程都是往大山里赶，其实整个行程也就三个正点：龙虎山庄、德天跨国瀑布、靖西通灵大峡谷，还有一个漂流属于导游推荐的自费景点。特别指出的是全程没一个购物店，带这样的团只有想哭的心，关之悦想跟张慧换团，但张慧不肯。

因为在南宁只有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和龙虎山庄一个点，社里为了节省费用就没安排地陪导游，餐饮住宿安排也全由关之悦一人搞定。但倒霉的事还在后头，本来计调部已经和百色那边的接待社约好，他们的地陪就在前往靖西的路口等车，可后来在约定的地方竟然没见着地陪，而且他的手机无法接通！对方社再派导游过来已来不及了，计调部要求关之悦见机行事，先把当天的行程走下去。没到过靖西的关之悦只好硬着头皮充当地陪的角色，还好在德天瀑布碰上一两个其他社的团队，出发前也特意看了这个景点的相关概况，一些基本的讲解还勉强能够应付，两个小时的行程总算糊弄了过去。

在景区安排客人吃了午饭，然后赶往当天的最后一个景点--靖西通灵大峡谷。谢天谢地！这个景点配有解说员！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关之悦收起导游旗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没想到团队里有一位游客很好奇地问她带团来这里多少次了？关之悦厚着脸皮回答两年前来过

一次。其实这是第一次，但她不敢说。要是客人知道她也是第一次来，她还混得下去吗?

晚上就住在景区的宾馆里，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宾馆了。在那里见到了原先安排的地陪，他一个劲地向关之悦道歉，说出门时晚了误了旅游车，本来关之悦极想说他几句出口气的，但想到导游都挺不容易的，她也就忍住了。

为了表示歉意，地陪特意给关之悦弄了一间单人房，而且晚餐还安排得特别丰富，跟家里过节似的，鸡是农村人家养的土鸡，鱼是河里的野生鲤鱼，菜是地里水灵的时令青菜，宾馆老板还赠送了自酿的糯米酒，说他们是"非典"过后第一批入住的游客。看到这样的团餐，听到这样温暖的话，游客们全都笑开了眼，一个个夸悠游国旅不愧是大牌旅行社，服务质量真是没得说。

张慧的处境就不好过了，她的团餐和住宿条件都极差。由于第二天的行程是乐满地一日游，当晚必须赶到县城入住，安排的那家宾馆旧得没法说，而且连热水都供应不上，客人全都不肯入住，闹得张慧只得另换一家宾馆，张慧打电话回社里问计调部能不能换。计调部答复说换不了，桂林市住房一向就很紧张，特别是五一黄金周，有地方住就不错了。张慧照着计调部的意思向客人解释，没想到客人不但不听，反而强烈地要求旅行社退钱，他们自己出去找房住。双方各执己见，后来有客人扬言今晚不给换的话回去就到旅游局投诉，这下计调部才做出让步，答应第二天在桂林市内安排住准三星的酒店，这下客人才满意。

第43节：5安全套事件(2)

好不容易安抚了客人，张慧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拿到房牌。可总台小姐告诉她房间已经爆满，她只能住到服务员的大间，大间就大间吧！张慧没想到这大间条件更是差得没谱！里面没有电视没有卫生间，连挂着的窗帘都拉不到头，而且角落里的架子上堆满了洗过的被套、毛巾等杂物，偶尔还有一两只胆大的老鼠在上面爬来爬去。张慧看得直反胃，她发誓以后绝对不用宾馆里的毛巾等物品了。

大热的天，可是张慧又不敢到本团客人的房间里洗澡，她连衣服也没换就躺在靠门的那张床上，房间里还有另外的三张空床。刚躺下，那些比苍蝇的个头还大的蚊子就不停地在身边飞来飞去，闹得张慧不得不用厚厚的被子蒙住头部。夜里进来了一名服务员，在睡之前开了房间里那两台类似巨无霸的电风扇，要不是及时开了这两台震得比直升机还响的家伙，张慧心想自己非得闷出病不可。这还不打紧，半夜里竟然有保安摸黑闯了进来，借口找东西和服务员在角落的那张床上打情骂俏，张慧憋着气连翻身都不敢，生怕自己发出的轻微响声坏了人家的好事。

终于熬过一个不眠之夜！初升的太阳透过窗帘的大窟窿灿烂地照进这个人和鼠辈们居住的大房间里。在确定服务员和保安都已经离开房间之后，张慧偷偷摸摸地起了床，然后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离开了这里，这是有史以来起床动作最快的一次。在门外，张慧暗暗地发誓，若要她再踏进这里半步，她宁愿下辈子投胎为鼠！

张慧还真想变成一只死老鼠算了。早餐后到总台退房，张慧把房牌都收齐后交代大家先到旅游车上等，她在大堂等服务员查房结账。一般来说这也只是形式，有些酒店和宾馆在团队退房的时候根本就不查，没料到在这家人鼠混居的宾馆却出了意外，客房的服务员打电话给总台，说她的团队住的其中有一间客房少了一盒安全套。

张慧听了差点儿没把自个儿的头撞到墙上，要是她当时干脆地掏钱帮这间房的游客结了账也就没后面的事了，她却非得跑到那个房间和服务员找那盒东西，后来翻了个遍还真没找着。下楼时看到宾馆的保安已经把住那间房的客人从车上请来了，没想到正好是这个团的领队。这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听说后气不打一处来，她说根本就没注意看房间里有没有放那玩意儿，况且和她住的就是自己十一岁的女儿，她用那东西干吗？但查房的服务员说，安全套在每个房间都放了的，就她的那个房间找不到。

大姐气得一塌糊涂，她一再强调自己就在计生站上班，谁要是想要安全套到她的单位拉一卡车都没问题，她犯得着拿走吗？再说了，这没准就是里面的服务员拿去用了，凭什么就说是她拿了？张慧也觉得大姐说的话在理，想起昨晚的事她还觉得恶心，于是她就站在大姐这边帮着说话，她说无凭无据的，为什么就认定是客人拿走了里面的东西？原本大家就不愿意住这家宾馆，就算把里面的东西全送给他们，他们还不一定要呢！可是总台仍是坚持，东西就是在她那间房不见的，她必须按价赔偿。

第44节：5安全套事件(3)

大姐指着总台骂道，说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对她的人格污辱！大姐说完还要冲过去打架，眼看着事儿就要闹大了，张慧只好选择息事宁人，她连哄带劝把大姐送回车上，然后返回总台丢了一张五十块的钞票。总台这才给她办退房手续，还找回安全套剩下的二十元。张慧也不接钱，气冲冲地甩下一句话："你留着，二十块够买一包两公斤装的洗衣粉了，买回来让你们的服务员洗洗手，要是钱还剩就买几包毒鼠灵，这地方不干不净。"

总台听了愣是没敢接过张慧的话，张慧上到车上，看到大姐黑着脸一声不哼地坐在位置上，其他人也全都沉默不语。张慧暗想，完了完了，这团是要带砸了，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在车子驶往乐满地的路上，尽管张慧使尽浑身解数给大家说笑逗乐子，也只是换到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时候的张慧恨死了社里的那帮计调员，怎么能安排住这样的宾馆啊！团餐也是，就不能多加五块钱让客人吃得好一些吗？每到吃饭时间，张慧就特别害怕面对客人，说是八菜一汤五荤三素，那荤菜里面没几丁肉丝，一条清蒸鱼只占碟子的三分之一，所谓的汤基本上就是加盐的开水里零星地漂着点紫菜和蛋花。有一次，客人还问她，鸡蛋算荤菜还是素菜？怎么连鸡蛋算进去了也没有五个荤菜啊！张慧当时就接不上话，她也特别埋怨这些较真的游客，你们要想吃好一点，干吗不舍得多交百把块钱团费？干吗非要参加这吃不好住不好的经济团？

带这样的团，别说做只死老鼠了，张慧连去死的心都有了。其实做导游最无辜了，谁不想把团带好啊！谁不想把客人哄开心啊！客人开心了兴许购物还会大手笔点，自己也能多挣几个钱。可导游再专业再敬业，要是在你带的团里客人天天吃不饱，他还会说你好吗？这

餐、车、住宿都是社里安排的，客人要是硬是把气往导游身上撒，这事摊上谁谁心里不难受?

就说刚才的事，你说丢啥东西不好，偏是安全套！大姐生气是应该的，就算指着鼻子骂她也是可以理解的，谁叫她带人来这地方住了？不住这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可她张慧跟谁气去？这宾馆是计调定下的，她根本就没有更换的权力，自己连住的房间都没有，还莫名其妙地为幕后的那双黑手买单，她容易吗?

越想心情越灰暗，张慧最后连讲解的心思都没有了，她一言不发地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任由太阳再次放肆地蹂躏她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老脸。开车的郭师傅和张慧合作过几次，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姑娘在上团过程中耷拉着脑袋一脸的晦气，在他眼里像张慧这样尽心尽职的导游并不多见，自己挣不着几个钱还一心护着游客，二十多岁的女孩谁没有脾气，可张慧硬是默默地忍着，他看着就心疼。

张慧一心盼着行程早点结束，这团砸就砸了吧！反正她也尽力了。到了乐满地，她强打起精神去排队取票，再耐着性子堆着笑容交代大家集合时间和注意事项，之后才把客人送进景区。这次，她没有像以往那样陪客人一起去玩，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湖边的椅子上。乐满地要玩上整整一天呢！她得等！

第45节：6人善被人欺(1)

6人善被人欺

张慧和关之悦的行程同一天结束，又都是下午两三点回到旅行社，不过张慧回来得稍早些。悠游国旅财务制度里要求全陪必须在行程结束十二小时内回社里报账（特殊情况除外），所以只要团队不是晚上到达，导游们一般都先回到社里。张慧报完账后跑到计调室，她觉得自己必须跟计调员说明，像上次这样操作团队导游根本没法带好，没想到她们导游部的覃经理也在，刚进办公室还碰上了刚回来的关之悦。

覃经理曾经是蔡总的绯闻女友，三十出头的她个头不高，但整个人珠光宝气，戒指、耳钉、项链、手镯和脚链全套铂金，要是戴在别人身上，那就一个"俗"字，可她却能化俗为雅，另有一番韵味。她身上该细的地方细，该有肉的地方绝对不含糊，走起路来前面波涛汹涌后面风姿蚀骨。由于平时保养得极好，她脸上的皮肤依然细致光滑，加上用了高级化妆品化了个精致的淡妆，整个人看起来要比二十四岁不到的张慧还要年轻。

不过宋小宁说她的屁股小了点，不够翘。关之悦差点没笑掉大牙，说宋小宁这话纯属嫉妒。这位覃经理一见着关之悦就关切地问："关之悦，你这团带得怎么样？"

"很好啊！这团吃住安排都挺好的，再加上整个行程没有一个购物店，客人非常满意。"关之悦说着还把游客意见反馈表递给覃经理，张慧也伸过脑袋看了看，这一看她可就来气了，客人在关之悦表格里的"很好"后面全都打了勾，而她的就除了导游服务得了个"较好"外，其他的房、餐、车行程安排等全部是一般和差。

"关之悦，你这个团餐标是多少？"张慧问。

"早餐十元，正餐二十八元，钱是我当场现付的，没交给地陪，绝对足额。"关之悦回答。在那个猪肉只是六块钱一斤的年代，这样的团

餐在国内可是高标准的了。

"天啊，我的团队标准是早五正十房三十，我说覃经理，为什么我带的几乎都是经济团？合着我就只能带这样的团啊！还有谢经理，如果接这样的团没啥利润，就干脆不接好了，净受气！"张慧气呼呼地说，这可是她第一次因为派团的事明着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表示不满。

"接不接团不是计调部说了算，你们在入住的那家宾馆咱们社里没团队住过，不过先前桂林接待社说是还可以的啊！"挺着大肚子分娩在即的谢经理温和地说，她是悠游国旅资格最老的员工，刚毕业就跟着蔡总和吴总一起创办这家旅行社了。虽然她到现在也只是一个部门经理，但待遇却与副总相当。正常上班的时候，她的部门就有七八名计调员，蔡总特意在社里为她们设了一间休息室，还请了一名专职保姆，帮着这几个人洗衣做饭，这样的待遇在三阳市可是找不出第二家。

第46节：6人善被人欺(2)

为了工作，谢经理快四十岁了才决定怀孕生子，问谁能做到这点？张慧说这话的时候，关之悦都替她捏了一把汗，在悠游国旅就没几个人敢大声对谢经理说话。

果然，导游部的覃经理发话了："张慧，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这次我们就只接到四个团，条件都是差不多的，没有故意让你带差的呀！"

张慧不是要跟谢经理较劲，她一直都很敬重这位悠游国旅的元老，但她就是不服她的上司。这个为人处世圆滑精明的女人，谁要是平常给她拍点马屁再送些小礼，自然就会得些好团带带。张慧和关之悦以及宋小宁都不是这样的人，但关之悦是蔡总的助理，她要是想带什么团只需跟蔡总说一声，覃经理自然会安排最好的团给她，而宋小宁和外联部经理关系很好，她带的不少团都是外联部指定的，所以吃亏的只有张慧。

其实，在哪个单位都有一两个像张慧这样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平时看似人际关系很好，但要是有些什么实质的好处，就绝对轮不到他们。张慧是有苦难言，虽然她每年都被社里评为优秀导游，可评上了无非也就一千块的奖金。也许这钱看似不少，然而这个优秀导游的身份压着她不能去挑团，覃经理也习惯了把最苦最累的团派给她。

这次，张慧不愿就此罢休，好不容易才开了口，无论如何也要在领导的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她接着说："那关之悦呢？只要她带团行程就一定是豪华团的标准！往年旺季的时候，我一连几个月带的都是火车团，回来一个星期了睡觉还像是火车上的感觉，不停地晃荡。"

人善被人欺，关之悦也为张慧感到愤愤不平，但没想到张慧会拿她来说事，站在一旁的她觉得有点尴尬。可覃经理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她说关之悦带的基本上都不是社里的常规线路，这样的团标准自然会高一些，谁带了都一样。

覃经理的话明显没有说服力，倒是谢经理听不下去了，她说张慧带的团都挺艰苦的，建议覃经理给她安排些轻松的行程，还说再忙团也别排得太密，给女孩们一点谈恋爱的时间。至此，覃经理也不好多说，毕竟张慧也不是那种钉子下属，她说了几句后就先离开了计调室。

"谢经理，真是谢谢您！"张慧感激地说道。

"呵呵，张慧呀，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出来，在蔡总这么开明的人手下做事，用不着顾虑太多的，你不说，大家都以为你没意见，最后还是自己背着包袱做事，这样能开心吗？"谢经理笑笑。

离开计调室，关之悦咬牙切齿地说要把张慧痛扁一顿，真是交友不慎啊！这朋友都是到了关键时候就拿来出卖拿来当挡箭牌的！社里靠溜须拍马巴结领导想带好团的导游多着去了，怎么就光说她带的都是豪华团了？再说她又不是导游部的，也没有去求过覃经理。

第47节：6人善被人欺(3)

张慧的解释更让关之悦无语，她说："我不拿你来说事拿谁呢？谁叫你突然闯进来了？我总不能背后说别人吧！你说你有啥本事啊，不就是蔡总身边的丫头嘛，怎么连覃经理这么嚣张的人都让你三分？"

"嘿嘿！丫头怎么啦？我这个丫头相当于直辖市，不隶属于旅行社任何一个部门，覃经理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关之悦慢条斯理地说。

"哦，难不成丫头身份高了，你还要把自己当成一条狗了？"张慧也有聪明的时候，愣是找了个恰当的比喻。

"张慧，识相的话你赶紧歇菜！"

要不是手机突然响起，关之悦就冲过去狠狠地揍她一顿了。一看手机屏幕，竟然是覃经理打来的，这背后闲话真是说不得呀！关之悦示意张慧别出声。电话那头覃经理也不避嫌，开口就问关之悦："小关，你知道蔡总这几天去哪了吗？"

"蔡总不是在开会时说过了吗？他和吴总去东莞和星岛国旅签合同呀。"

"哦，那吴总这次要在三阳市待多久？她什么时候才回深圳？"

"这就不太清楚了，应该等到专列结束才回去吧。"

"这么久啊！"

"怎么了？"

"没事儿，就随便问问，你在哪？"

"我在回宿舍的路上。"

"这样啊，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上班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送一支香水给你，从香港带回来的，你一定会喜欢。"

"谢谢覃经理！"

"不客气。"

覃经理挂了电话，可关之悦还在琢磨她话里的意思，她该不会对蔡总念念不忘吧？除了吴总，蔡总从来不和三十岁以上的女人交往，

这是给她们一条退路。即便如此，那些再年轻、再美貌、再有才的女孩面对吴总都会自惭形秽自愧不如，吴总就是这么优秀的女人。话说回来，就算吴总不回来，覃经理也早已被蔡总身边的其他人取而代之，聪明的女人不会到了这个年龄还瞎耗着，她这么精明的人应该不会想不明白。[=bww][=Z（]第三章逢场作戏还是假戏真做骆总用怪异的眼光扫视了他们一眼，像看出了什么名堂似的就没有劝他们一起去。关之悦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看得出骆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觉得骆总和张慧之间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儿。

第48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1)

第三章逢场作戏还是假戏真做

1都是大餐惹的祸

当局者迷，关之悦想起了孔凡，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等他，感情的事不是说完就完了的，不然哪来失恋的痛苦？关之悦心里也苦，但是她不想把这些苦不堪言的感受写在脸上，人生苦短，何必强求呢？

回到公寓，身心疲惫的两个人洗了澡，然后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傍晚时分，关之悦说要请张慧吃KFC，这时久未联系的梁副秘书长给她发了一条短信，问她在哪儿。关之悦还是第一次收到梁家炳的短信，想了许久才写下了两个字：在家。刚按了发送没一会儿，手机就响了，自然是他打来的，要约她出去吃晚饭。张慧听到又有人请吃饭的声音，连忙兴奋地把耳朵伸了过来。

"我刚带团回来，这几天太累了，不想出去。"关之悦推托道。

"那就更应该吃点好东西了，那些团餐一没味道二没营养，这一趟回来是不是又瘦了？今晚我们去吃野生菌汤，你现在在哪里？我过去接你。"

"可我真不想去。"关之悦再次回绝。

"去呀！干吗不去？带上我，我想吃大餐！"张慧在关之悦耳边小声嘀咕。

"谁在说话？"梁家炳问。

"哦，我宿舍的姐妹。"

"你们住哪？"

"和平路党校正对面。"

"好，十分钟后在党校门口见，我现在就开车过去接你们。"梁家炳说完挂了电话。

关之悦放下手机，她握起拳头往张慧身上重重地擂了一下，之后凶狠地骂道："死张慧，我都说请你吃了，你还在旁边叫喳喳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请吃饭的人是谁？"

张慧心想，请吃饭的还能有谁？不是朋友就是带过的游客了，她一脸无所谓地说："谁呀？难道是市长？"

"差不多了！"

"你怎么不早说？"

"你白痴啊！你没看到我正推掉吗？"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张慧弱弱地顶了一句。

"好了，快点换衣服，他十分钟后来接我们。"

"天！关之悦，市长真的亲自来接你？"

"还不快点！"关之悦没好气地吼道。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出了门，因为住的地方不是市中心繁华路段，过往的小车不是很多。关之悦很快就看到停在党校大门旁边的一辆黑色奥迪，车子还适时地鸣了一声喇叭，应该就是梁家炳的车了。关之悦拉着张慧穿过马路，这下张慧真吓出了一身冷汗，她压低声音问关之悦："真的是市长吗？"关之悦瞪了她一眼，说："很快就是了，现在是市委副秘书长。"

上了车，因为有张慧在，关之悦礼节性地问了声："梁秘书长好。"张慧这才隐约地感到自己真是犯错误了，这顿饭都蹭到市委秘书长的头上了。梁家炳回过头笑了笑，还朝张慧浅浅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张慧不知道关之悦和梁秘书长的交情，待车子启动后了才回过神来，她凑到关之悦耳边压低声音说："很年轻，很帅！"

"歇菜！你这花痴！"关之悦边骂边把手伸到她的屁股后面狠狠地掐了一下，没想到手腕的劲使得大了点，张慧痛得叫了起来："哟！"

"怎么了？"把着方向盘的梁家炳回头问。

"哦，我说秘书长很年轻很帅，关之悦就骂我了。"张慧不会说谎，特别是在领导面前。

"她骂你什么了？"梁家炳好奇地问。

"她骂……"张慧才发觉要是照着关之悦的话说下去有点不妥，于是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

"骂什么？"

第49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2)

"骂我白痴！"张慧想了很久，才想到了这么一句。总算没有蠢到无可求药的地步，关之悦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之悦，你还会骂人？这么骂人是不对的，难道在你眼里我又老又丑不成？"梁家炳笑着说。

"不是不是！关之悦骂人一向厉害着呢！"张慧又补充了一句。

"你活该！"关之悦也不管了。

梁家炳请她们吃饭的这家餐馆以野菌汤为主，虽然不是位于市中心，却也是门庭若市。据说这里有两百多种野生菌类，关之悦陪蔡总到这里吃过一回饭，那次是请三阳市公安局外事科新上任的科长，外事科主管办理港澳通行证和出国护照，跟国际旅行社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几个人一顿饭就吃掉了四千多块钱，关之悦想起来就肉痛。这次又要到这里来挥霍了，搞不懂有钱的人为啥都这么有钱，而穷人却总是难以翻身。

下了车，服务员迎了上来，梁家炳报了个包厢的名字，服务员就到前面引路。包厢里已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关之悦看不出他的年纪，大概和梁家炳相仿。见到他们进门，他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像是故意忽略了梁家炳而先和美女们打招呼。

"这两位是？"陌生男人问梁家炳。

"您好！我叫关之悦。"

"我叫张慧。"张慧甜甜地笑着。

"这位是宝龙房地产公司的骆总，我的大学同学。"梁家炳介绍说。

"老梁，你这是从哪里挖掘来的极品美女？"骆总问。

"呵呵，她们都是悠游国旅的金牌导游。"

"噢！难怪！长得这么出众！我还以为是航空公司的空姐呢。"骆总很直白地说，他的视线还在张慧的胸前停留了好几秒。

梁家炳替关之悦拉过椅子，骆总和张慧在他们的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一个偌大的沙锅端了上来，里面盛着滚开了的高汤，还有两只乳鸽泡在汤里。服务员点燃酒精炉，然后往锅里倒了十多种奇形怪状的野菌，并一一地报上名字和功效……

梁家炳听得很认真，不时地问服务员某种野菌的产地，但骆总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他不时有意无意地把目光投到张慧的身上。关之悦有些纳闷，她顺着骆总的目光向张慧望去，这一看让她的脸顿时红到耳根。张慧那白痴上衣的第二颗扣子没扣好，两团白花花的肉若隐若现，看得她差点儿就流鼻血。可恨的张慧却浑然不觉，还伸着脖子凑到服务员跟前好奇地问这问那，就像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

关之悦想着用什么方法提示张慧，她先是暗暗地使眼色，可张慧并没有看她。关之悦只好拿起手机借故离席，在外面拨了张慧的号码。

"张慧，快出来，到卫生间。"关之悦尽量压低声音。

第50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3)

"之悦，怎么了？"张慧愣愣地问。

"别嚷嚷，出来了再说。"

"哦！"

关之悦在卫生间等了好一会儿，张慧这才哼着小调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见了关之悦还想幽她一默："怎么了？来大姨妈忘记带卫生巾了？"

"去你的！开什么玩笑？自己都春光乍泄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之悦边说边把门带上。

"我又怎么了？"张慧一脸的无辜。

"看看你的衣服，那扣子是故意没扣上的吧？你这是要勾引哪个男人呢？"关之悦说着伸出手帮张慧把扣子扣上，完了还在她的胸前捏了一把，临了还补充了一句："嘿嘿！这手感挺好的！"

"你这个女流氓！"张慧来不及躲闪，白白让关之悦正大光明地揩了一回油。

"碰上我这种流氓还好了，也不看你旁边坐着的那个骆总，差点没一口把你整个儿活吞了。"

"没有吧？"张慧不信。

"男人本色，在男人面前你别总是这么大意。"

"那个秘书长和你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

"我跟他没关系，有什么好说的？"

"真没关系？"张慧追问。

"别问了，吃饭去！"关之悦不耐烦地应了一句。

两人回到包厢，梁家炳含情脉脉地问她怎么了，关之悦笑笑，说旅行社有点事，处理好了。梁家炳不再说话，他把桌面上的一碗汤端到她的面前，还细心地递过一张面纸。倒是张慧，她话也少了，还刻意地与骆总拉开了距离。可男人都特不识趣，女人要是表现得越冷

漠，就越能勾起他的兴趣和野心。骆总殷勤地问张慧平时最爱吃些什么，然后点了好几个她爱吃的菜。

"喝点酒吗？"骆总眼里只有张慧了，只问她一人。

"好！"张慧应道，活脱脱一个酒色女人的形象。

"那喝什么酒？"

"你点吧，这地方我没来过。"

"老梁，我们喝点这里自酿的野生果子酒吧！"骆总抬头问了一句，总算还记得梁家炳，

"嗯，好的。"梁家炳应道。

酒上来了，服务员为每人斟了一小杯，张慧问这散装酒是怎么算钱的，服务员说五十元一两，关之悦听了吓了一跳："自酿的酒也这么贵！"

梁家炳笑着说："这酒特别好喝，常喝可以养生。"

关之悦说："也太贵了，五百元一斤呢！"

骆总淡淡地说："还有更贵的，酒能喝多少呀！"

张慧真是不鸣则已，一说就一定会语惊四座，她竟然没事儿地说："保守的话，我和关之悦至少能喝掉一斤。"

骆总一听马上来了兴致，他朝服务员挥挥手，叫她把这五十元一两的酒撤掉，换一百二十元一两的，要一斤。他还说，今晚酒逢知己，大家不醉不归。要不是当着别人的面，关之悦一定冲过去杀了张慧，就算有这个底子也不能抖搂呀！逞什么强！而张慧心里却不这么想，她就要跟骆总杠上，有钱了不起啊！我还能糟蹋钱呢！梁家炳在一边笑而不语，他的态度跟平常应酬时截然不同。

第51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4)

"那酒不难喝吧？"关之悦小声地问梁家炳。

"放心，跟喝果汁差不多，喝醉了我送你回家。"梁家炳意味深长地冲着关之悦笑。

"真不难喝？"关之悦不信。

"有好喝的酒吗？"梁家炳反问道。

"没有。"关之悦狂汗。

还别说，这一千两百块一斤的果子酒还真的好喝，至于这酒值不值这个价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也不是她们买单，管它多少钱呢！

不过，关之悦始终牢记蔡总的教诲，应酬上只能醉三分保持七分清醒，正所谓"美酒虽好，不可贪杯"。梁家炳也没要她喝酒，两人只是在大伙一起碰杯时喝了一点。可张慧就不管这些了，这美酒就摆在眼前，哪有不痛饮的道理？

近水楼台先得月，坐在张慧旁边的骆总干脆把服务员请走，他自己侍候张慧的酒杯。张慧原本就简单的脑子在酒精作用下很快就失去了刚才的矜持，而刻意保持的距离感也随之消失，两人乐不可支地一杯接一杯喝下去，看得关之悦直摇头，最后不得不提醒："张慧，别喝多了，这酒后劲上来了够你受的。"

"这酒挺好喝的，秘书长不是说了吗？这酒喝了还能养生。"张慧已微微有些醉意，脸通红通红的。

"吃饭还能长个子呢！你干吗不一餐吃三五碗？站着说话不腰疼，今晚要是喝醉了，我懒得理你。"关之悦小声地嘀咕，她必须把张慧的退路给堵死，不然这疯丫头非得醉了不可。

"不怕不怕！要是真喝醉了，我到泰都大酒店给你们开房。"顿了一下，骆总接着说，"吃过饭我们一起去唱歌，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呀！"张慧雀跃。

梁家炳不表态，关之悦也推说太累不去了。骆总用怪异的眼光扫视了他们一眼，像看出了什么名堂似的就没有劝他们一起去。关之悦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看得出骆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觉得骆总和张慧之间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儿。可是，张慧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她是不会去想这些复杂的事情的。

骆总买了单，四人一起离开了餐馆，在门口骆总问梁家炳和关之悦要不要一起去唱歌，两人还是一致回绝。于是，张慧就跟着骆总上了他的那辆银灰色陆虎走了，而关之悦则坐到梁家炳的奥迪上。

梁家炳打开音响，然后极专注地握着方向盘，车子行驶在华灯闪烁的街道上。这时，车内回响着阿木深情演唱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关之悦的情绪很快就被这首伤感的情歌感染了，她闭着眼睛细细地咀嚼着这忧郁的歌词：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

……

爱，要放手才能成全吗？关之悦暗暗地问自己，答案是无奈的。可是，她却不甘心就此放手，那些积压在心底深处的愁绪像蓝藻一样包裹着她，她觉得自己就是那湖水，无力挣脱这纷扰。从小到大，读书、恋爱、工作，一直都不是特别顺利，她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寄托在爱人的身上，谁想到收获的却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第52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5)

"要回家了吗？"梁家炳轻轻地问，他的话不经意地打断了关之悦飘忽不定的情绪。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那我们就去郊外兜兜风吧！"关之悦不想马上回公寓，回去了一个人也是无聊。

"嗯，我们到七桥那边转转。"

"好的。"

车子继续行驶，掠过了喧嚣的市区，掠过了多姿的夜色，前方逐渐变得空旷。终于，车子停在了一座即将竣工的大桥旁。

车停稳后，梁家炳没有立即下车，他先是摇下车窗向外观望。大桥的近处堆着一堆大石头，这是禁止通行的意思了，桥面上没有一个人影，周围也没有。天上没有月亮，只有一些零星散落的小星星，还有一两盏隔了好远的路灯。

"下车走走吧！"梁家炳说。

关之悦没吱声，顺从地跟着梁家炳下了车，梁家炳很自然地拉过关之悦的手，两人沿着大桥的护栏缓缓地行走。

"你看，市政府在那边呢！"

"噢。"关之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远远地看到在夜色中高耸着的市政府大楼。

"到过里面吗？"梁家炳问。

"到过很多次，我带过好些政府部门的考察团，还认识不少领导。"关之悦回答。

"哦，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好色！"

"哈哈，不全是这样的吧？不会是别人多看你两眼，你就说人家是好色吧？"梁家炳大笑。

"你不信呀！政协那帮小老儿，每次外出旅游都要求派漂亮的导游带团，要是不能如愿以偿，回来准会鸡蛋里挑骨头。"

"嗯，可以理解，跟秀色可餐的美女在一起，人的心情也会愉悦起来嘛。"

"敢情你也这样啊！"

"当然！"

梁家炳说着把关之悦拉到身边，然后他松开双手，用手拂过她被风吹乱的发丝，两人近距离默默地对视了好一会儿。那一刻，关之悦有一种想依靠他的冲动，她想顺其自然地放任自己的感情，可是她却不敢主动向他靠近，她问过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什么？

在她心里，梁家炳和孔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梁家炳成熟，孔凡率真。尽管关之悦不愿对比，可现实让她不得不一次次地对比，梁家炳是可遇不可求的男人，而孔凡是她最真最纯却不能相守的爱。

夜色渐深，不远处的虫鸣声此起彼落，这穿越夜空的天籁之音使桥面上的两个人陶醉不已。

"之悦，回去吧。"梁家炳搂着关之悦的肩，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再等一会儿。"关之悦依依不舍这夜色。

"别让我等太久了。"梁家炳的话似乎另有所指，关之悦抬起头不解地看着他。梁家炳也专注地看着她，那深邃的眼神充满爱惜与期待，这个穿着白色T恤和深蓝色牛仔短裙的女孩浑身洋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风采。片刻，他盯着她的脸认真地重复道："之悦，别让我等太久。"

第53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6)

关之悦没有说话，她把头深深地埋进他的胸膛。对梁家炳来说，这个动作就是最好的答案。

"去我家吧。"梁家炳低语。

"不，我不想让张慧知道咱们的事。"

"咱们的什么事呀？"

"你讨厌啦！"

"说呀！"

"没事！送我回去，立刻、马上！"

关之悦恼怒地把梁家炳推到车子边上，梁家炳由着关之悦使着小性子，待上了车后才一把把她拽到自己的座位上。没有丝毫准备的关之悦上身跌落在他的怀中，她条件反射地抓住他的腰部努力保持平衡。

梁家炳把她稳稳抱住，在身体触碰的那一瞬间，两人的唇交织在一起。关之悦把手钩在他的脖子上，她贪婪地吮吸着他的舌尖，任凭他的双手在她身上游走。他解开了她的胸衣，手指迅速地覆盖到那对傲人的雪峰上并不停地在上面揉搓。她开始喘息，并轻轻地呻吟着，身体情不自禁地紧贴着他。他的呼吸变重，热吻离开了她的嘴唇一路往下探索，先是轻轻地啃咬着她的颈项，然后把头埋进衣服里咬住其中的一朵蓓蕾。

一种奇妙的感觉弥漫着全身，她闭上眼睛享受着这个男人的爱抚。他的牙齿正一寸一寸地侵占着她的身体，而另一只手则不安分地伸入裙子里面，探进了女人最隐私的地方。

"呃……"她轻吟。

"要吗？"他喘着粗气。

"嗯。"她双眼迷离，身体无力地靠着他。

"到后面。"

下了车，又上了车，吻始终没有停歇。在车的后座，他重重地把她压在胯下，之后将她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扯掉。她全身赤裸，用温润的躯体纠缠着他，两只手胡乱地扯他裤子的皮带，在碰到那坚挺的东西时，动作停了下来。他觉察到她的犹豫，于是果断地拉过她的手，按在男人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他咬住她的耳朵，呼着热气说："宝贝，你无路可退了。"

……

许久，一切恢复平静，只有欢爱过后的暧昧气息在车内流转。他侧着头看着她把衣服一件件穿上，之后疲惫地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她依旧用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满足地凝视着他的脸。

"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她拨弄着他的耳朵。

"嗯，这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坏，是相当的坏。"他调戏她。

"你找死！"她用力地掐他的大腿。

"之悦，我爱你。"梁家炳扳正她的脸，专注地看着她说道。

关之悦定定地看着他，她想起了某本书上的一句话：如果男人在事前说爱你，那是想哄你上床；如果他事后说爱你，那是他想对你负责任。关之悦不知道他们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她低下头，把吻印在他的唇上，那双细软的小手正学着他刚才的动作。

第54节：1都是大餐惹的祸(7)

"宝贝，别来了！"梁家炳低吼。

"嘿嘿，偏来！"

"坏女人！"

……

凌晨一点，梁家炳把关之悦送到女子公寓楼下，关之悦几次下车都被他拉住，两人待在车上缠绵了好一会儿，他才决定放人。

"明天要上班吗？"梁家炳依依不舍。

"明天休息，后天才上。"关之悦应道。

"那你明天到我家。"

"不去！"

"你敢！明天早上十点之前见不到你，我就到这里来找人。"

"你敢！"

"那就是去了？"

"我看情况。"关之悦笑着下了车。